春秋辨疑

附校勘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春秋辨疑

附校勘記

蕭楚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御製題蕭楚春秋辨疑

直隸權臣。蔡京退自怡。著書胡。銓趙。暘奉爲師。宗經頗具明卓見。異註不從遷就詞。非史信哉超衆論。亡詩作也辨鑿疑。一王天下無他義。三變周公豈逆知。可惜代湮多散佚。允宜重錄表扶持。瞠乎徒仰獲麟筆。鮮暇方慙下董帷。

乾隆癸巳仲夏。

春秋辨疑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辨疑。宋蕭楚撰。楚字子荆。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廬陵人。今江西志作泰和人。紹聖中。游太學。貢禮部。不第。于時蔡京方專國。楚憤詆之。遂退而著書。明春秋之學。趙暘、馮澥、胡銓、皆師之。宋史載其春秋經辨十卷。世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謂其已佚。僅摭胡銓集序存之。此本所載胡銓序。與經義考合。惟題曰春秋辨疑。爲小異。或後來更定。史弗及詳。未可知也。江西志及萬姓統譜皆云四十九篇。今止四十四篇。蓋有佚脫。宋志云十卷。今止二卷。則明人編輯所合併也。書之大旨主于宗經。而不肯如注疏之遷就傳文。如譏杜預之信野史而疑尚書。從公穀之論輸平。而駁左氏辨地不繫國。以明統制必歸于王。辨伐沈救鄭。以明威福不可移于下。皆持論正大。有足取者。註皆楚自作。間有胡銓及他弟子所附入。謹以原註原附註及胡銓附註別題之。而以今所校正各附于下。庶文不相淆云。乾隆三十八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編修臣紀昀

二

郎中臣陸錫熊

纂修官修撰臣陳初哲

春秋辨疑原序

紹興七年春。詔召中外侍從之臣。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延于廷。諏以過失。于是兵部尚書呂公祉以銓充賦。其舉詞大略云。臣伏覩左承直郎新改差判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性行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登甲科。屏居田里。不願出仕。日從鄉人蕭楚學春秋。明易象。博極羣書。歷考前代治亂。多識前言往行。十餘年間。所蓄頗富。試而用之。必有可觀。有旨令銓具詞業繳進。蓋是年六月一日也。銓既進詞業。卽日除樞密院編修官。于是先生終已數年。其學始大行于世。時宰相張忠獻公浚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著戰辨。喟然而歎。謂銓可謂切中時病矣。明年冬。銓以妄言觸宰相秦檜怒。能編修官。削爵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棣觀望朝廷意旨。奏徙銓朱崖島上。又八年。而內徙台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衣無禦冬。而先生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且訓生徒。各授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葺成易、禮記、春秋傳、又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未能卒業。然冗贅之說。骫骳之文。皆先生緒餘也。銓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凡四入經筵。咫尺天顏。備顧問。或及經學。則謹對曰。先生實臣之師。頃得旨進羣經傳玉音丁寧。有速寫進來之諭。倘遂一經天目。則先生之學。嚼然愈光。豈特銓得以亂思遺老而已哉。羅氏兄弟泳、泌、博學君子也。欲鋟板以傳。且乞銓

序。固辭不可。于是乎書。乾道壬辰。門人胡銓序。

春秋辨疑卷一

宋蕭楚撰

春秋魯史舊章辨

孔子本準魯史。兼采諸國之志。而作春秋。春秋之未作。則史也。非經也。春秋之既作。則經也。其文猶史爾。而不可以爲史法。必舉年時月日而後紀事。然事事而繫之甲乙。則煩而無統。于是又度其事之輕重大小。其大者。若繫國之重者。則日。其次則月。又其次則時。此皆因舊史之文也。（原註）日月例別有論。然史之紀事。必須本末略具。使讀者可辨。（原註）尚書。記言之史。春秋則記行事之史。雖略于書。亦必有本末。使讀者足以辨其事善惡。非直舉其事之條目而已。非如今春秋之簡也。案仲尼讀史。至楚復陳。曰。大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叔時之言。（原註）此必讀楚史而采其事書于春秋也。觀今春秋書曰。丁亥。楚子入陳。使舊史之文只如此。則雖孔子何以知其終不縣陳也。（原註）時楚子欲以陳爲縣。仲尼讀晉志。見趙宣子弒君事。曰。惜也。出竟乃免。觀今春秋書曰。晉趙盾弒其君。使舊史之文只如此。則雖孔子何以知盾之奔未出竟也。（原註）孔子讀晉志。始知宣子事。則是魯春秋舊不載。據孟子。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合而論之。則知孔子兼采諸國之說而作春秋。益信明矣。案澶淵之會。諸大夫稱人。惡不實其言。卒不歸宋財也。（原註）案經。圍彭城。城杞。城成周。皆大夫之事。而皆列書名氏。獨澶淵之會悉書人。則知其貶也。當以左氏之說爲信。公穀傳。以經質之。不足據。衞甯殖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于諸侯之策。曰衞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今春秋無書逐君之臣姓名者。

（原註只書某侯出奔于某而已。）又案汲冢紀年書。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今只書天王狩于河陽。（原註紀年疑即晉史。）由是知未修春秋辭有本末。足以辨事善惡。仲尼得以據其實而筆削之。非魯史之舊章也。當是時天下亂甚矣。始于天子失其政柄。而諸侯擅權。終于陪臣執國命。而蠻夷張橫。諸夏遂微。先王綱紀文章。于是蕩然。聖人憂之。因國史所載亂敗之由。裁成其義。垂訓于世。冀後之君子前知而反之正也。故斷自隱公。而下迄于西狩。首王而繫月。首月而繫事。以一天下之統。（原註）春秋以事繫月。以月繫王。以王繫春。故每年或書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然後始記諸侯行事。言天下之事當統于王也。天下之事。出于一則治。出于二則亂。春秋之亂。由禮樂征伐不出于王也。時者。天之道也。治歷明時。以正歲年。以頒天下之朔。以作天下之事。王之任也。故以王繫春。所謂諸侯無王。而孔子作春秋。書王首月。以示一統。先王人而黜諸侯。先諸侯而黜大夫。案。大夫。原本作王人。文義未合。觀註。黜諸侯而歸大柄于王。黜大夫而歸柄于諸侯。兩層並舉。可證其訛。今改正。以明天下之分。（原註）據禮。凡會諸侯。著位各以命數多少爲敘。王之公卿則位諸公侯之上。大夫同侯伯。元士同子男。自元士以下。名字不登于春秋。以其微也。故凡書王人者。元士以下。當敘子男之上。春秋之初。諸侯僭天子。又其次。大夫僭諸侯。仲尼作春秋。不予卑者尸大柄。故盟會王臣預焉。雖微者亦書在諸侯之上。示黜諸侯而歸大柄于王也。霸國大夫初主盟會。則貶之。示黜大夫而歸柄于諸侯也。此其大致。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以正天下之勢。幽觀冥運之災變。近考人爲之得失。彰誠意之片善。發僞貌之巨姦。擬議予奪一歸乎大中之道。此春秋所書之大約也。天下之統一。然後能立天下之政。天下之分明。然後能成天下之務。天下之勢正。然後能運天下之大。若夫負有爲之資。居得致之位。以正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以運天下之大。上律天時。下盡人事。賞善罰惡。不離乎皇極之訓。此先王天下所以治也。一切倒置而紊之。此後之天下所以亂。春秋具其義。所以告也。故曰經也。冀後之君子前知而反之正也。杜預見左氏載韓宣

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遂以春秋爲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刊正之。以示勸戒。是大不然也。夫未修之春秋。可謂周公之法。既修之春秋。則仲尼之筆也。案經書弒君。或稱國。或稱人。稱盜。諸侯失國。或書名。或書爵。與夫天王不言出奔。所在稱居之類。皆亂世之事。豈周公先垂此法乎。又其文體三變。隱桓之際。列國盟會侵伐。稱人稱師稱爵。（原註）政自諸侯出。文公之世。盟會侵伐始書諸國大夫名氏。（原註）政自大夫出。成襄而下。迄于獲麟。荆楚之臣。始皆登名于策。此所謂三變也。將周公逆知世變。而有此法乎。案經子男之臣名姓不登于春秋。（原註）凡預盟會。只書人。竊邑弒君之類。則直書之。荆楚、南夷也。雖大國。書爵不過子。是終夷狄待之也。而其臣名氏皆登于春秋。又書其主盟主會。反與霸國大夫等。何也。吳初見于經。只書吳。後書子。又書其主會。如此。豈周公逆知二國之後必大。而豫垂此法乎。且以孔子立于定哀之間。上視隱桓二百餘年。倘舊史實簡約如此。則雖孔子。其如春秋何。信如其說。是仲尼直寫魯史爾。烏得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也。甚矣。預之僻于左氏也。（原註）古野史稱太甲殺伊尹。預信其說。而疑尚書所載。其無識可知。觀其釋例集注該博。正荀子所謂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此學者不可不知而輕信之。至使後世操牘載筆者。每誌一事。綴一詞。必欲擅褒貶。取合春秋。曰史則然也。否則曰春秋不然也。其弊之甚。至簡而無法。若唐書帝紀。只舉事件目。繫以甲乙。于是書之體掃地矣。是預爲之階也。或曰。左氏經終于孔子卒後。自獲麟之後。其文猶前也。非舊章而何。曰。案獲麟之後。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左氏數三叛人。而射不在數。是則左氏經亦止于獲麟也。豈非或當時學聖人之徒者。尊孔子。欲見

其始終。放經而爲之也。抑後之好事者。未可知也。且使春秋既修之後。掌于魯之史臣乎。藏于孔子乎。理必藏于孔氏。不當兼記國事與書孔子卒。如曰掌于魯。則所書又不止孔子卒而已。（原註）據左氏傳終于哀公二十七年。斯足知其妄矣。又雖有經文。而傳皆無其事迹。決非魯之舊章。又明矣。或曰。然則述史者當如之何而可。曰。司馬遷有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于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故爲史者。患不得其實。如得其實而誌之。則後世之善惡自辨矣。詎可如春秋之約。且有褒貶之旨哉。

盟會侵伐統辨

春秋所書。事僅百數。而盟會侵伐居其多。何也。天下之大政也。夫盟者。刲牲歃血。要言于天地神明也。忠信薄而姦詐起。于是始有相與援指天地神明咒誓。口血坎牲以堅其約者。聖人不得已。因而用之。故周官有司盟之職。凡邦國有疑。則掌其盟載之約。蓋防狡黠者以之合仇鋼黨（案。鋼字原作銅。今改。）迭相傾軋。漸以階禍。故其事必司于王官也。會者。又以施天下之令。發天下之禁。而爲侵爲伐。則以致討其不順。是數者。皆以統一海內之綱紀。王者之政。春秋書諸侯盟會侵伐。見天下大政自諸侯出。此春秋所以自隱公而始也。（原註）周官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又時見曰會。則知會爲王者之事。諸侯爲會。僭可知矣。注云。禁。九伐之法也。司馬法亦云。天子會諸侯。九伐之法也。若夫析而言之。則侵伐爲重。盟次之。會次之。何也。侵伐兵戎之事。威天下之柄也。盟會則典禮也。威柄出于上。則人羣可合。典禮可興。天下可治。威柄一失。則典禮爲徒法。而天下亂矣。故春秋之始。諸侯盟會則直書之。

〔原註〕隱元年・公及鄭伯盟于蒍・二年・公會戎于潛・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九年・公會齊侯于防・凡此盟會之始・皆書其爵・所謂直書　無貶文也・見典禮皆自諸侯出也・○案經・會戎于潛・是二年事・盟于石門・則三年事・原本概冠以二年・且先後倒置・今改正・侵伐則貶書之〔原註〕莒人入向・衛人伐鄭・此皆用兵之始・而皆貶書人・以兵戎爲重示後世天下威柄王人尤不可失也大夫初出將兵亦貶書之〔原註〕無駭帥師入極・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大夫用兵之始・而二大夫皆不書氏・則知其貶也・示後世一國威柄君人尤不可失觀之春秋自東遷而後强侯迭興中國賴焉而周室終于淪敗不克返正則知天下威柄王天下者不可失昭昭矣大夫既擅兵其初也不惟功伐著于國蓋亦有勞于王矣逮其末也六卿以之分晉三桓以之弱魯齊呑于田宗衞亂于孫氏甯氏則知一國威柄君國者不可失昭昭矣夫小民至愚禮義之善或不能入刑罰之威有所不畏者而至咒誓于天地神明則咸有肅心若其性然聖人慮臣下乘此聚結兇頑易以作亂故春秋于大夫初出盟亦貶之〔原註〕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此大夫主盟之始也・及者內爲主・故外大夫書人・而內不出主名・以示貶・不予大夫得專也・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此大夫會盟之始也・會者・外爲主・故內獨去柔姓氏以示貶・不予得專也・宿之盟・內外皆大夫・而主在內・故內不出主名・以重其貶・折之盟・宋公主之・故柔止去氏以貶之、此春秋之書法也，當是時・政未逮大夫・雖或預會盟・皆國故也・而仲尼于其始・皆加貶文・不予之者・以盟于國事爲重・非忠臣・則或以爲亂・是以慮其後患・而示後世俾知防患之于微也・以盟于國爲重不予其專也其後政在大夫賴盟載之約以安國家、利社稷蓋有之矣而賊臣弑君叛邑恃要言以自固者抑比比然則聖人不予臣下得專兵者慮禍微矣春秋撥亂而作所以防微杜漸其旨大致如此非聖人孰能修之嗚呼上之人能明其教焉則無馴致禍亂之事矣〔原註〕古者・列國皆有兵・或三軍二軍・皆諸侯帥之・以聽于王・大夫不得專也・

兄弟總辨

春秋凡言弟者有兄之稱言兄者有弟之稱皆以親貴稱之也國君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所以抑親貴而崇君道也君者人之綱君道或替則無以統正人倫矣故國君雖母弟庶兄既列爲卿佐則稱公子（原註）先公之子也而絕其兄弟之稱者全其君臣之道也將以君臣之義責之也間有來聘（原註）齊侯之弟年來盟（原註）鄭伯之弟語帥師（原註）衛侯之弟黑肩而稱弟者著其親貴用見其未涖政爲臣也未涖政爲臣而使之非正也鄰國交好則有盟有聘皆所以利人民保宗社東周之時行人或失辭隕命兩國至于暴骨是與夫帥師動衆皆國之大事在擇賢者能者非任于親貴也殺世子以邑叛（原註）殺世子則陳侯之弟招以邑叛則宋公之弟辰而爲國惡甚之也（原註）穀梁子曰盡其親以惡之其說是也出奔而稱弟者（原註）陳侯之弟黃秦伯之弟鍼衛侯之弟鱄譏千乘之國不能容其親公弟叔肸卒賢之特書也（原註）春秋詳貴略賤非卿大夫則不書卒叔肸非大夫特書也盜殺衛侯之兄專罪衛侯也天王殺其弟甚天王之惡也兄弟天倫親莫厚焉臨制一國而不能制其天倫之親失政刑甚矣何以爲國至自戕刈者惡又甚矣或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非也人道莫重于親豈有同母則曰兄弟異母遂絕其兄弟之稱耶案公子友公子牙皆莊公母弟見書于莊公之世皆不言公弟（原註）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案經公子牙卒在莊公三十二年原本誤作二十二年今改正是知凡兄弟云者以親貴稱以親貴稱者則又各有義也

弑殺辨

（原註）關殺吳子盜殺蔡侯二傳作弑先儒之說皆通此不論

弑其君殺其大夫文正相對弑其君書名書人書國雖異要之俱下虐上之辭（原註）國語曰下虐上曰弑皆罪在下

也。蓋以下對上則稱君。故自外來殺諸侯。不稱其君。非其君。故不以下稱上之辭書也。殺其大夫。書人書國雖異。要之俱上誅下之辭。皆罪在上。蓋以上對下。則稱其大夫。故盜來殺臣子。若兩下相殺。不稱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故不以上稱下之辭書也。然而殺其君。罪在下也。其書之不同。則又有旨焉。殺其大夫。罪在上也。其書之不同。則又有旨焉。夫君者人倫之首。而殺之至大逆也。故在其大臣。則書臣。著其惡于萬世。用見居位擅勢。爲國逆賊。專罪之也。左氏曰。稱臣臣之罪也。是在其左右近習。則書人。此不止爲微者名氏不登于策。亦所以警于世也。春秋之例。于臣下微者。至爲叛亂。亦有特書其名氏。（原註）如小國之大夫有竊邑叛逆。則特書名以貶。見于事止書人。至惡無大于弑逆。而不特書者。用見其君狎暱小臣。不能閑衞。以致兇殞。亦所以警乎爲君者也。傳曰。左右大親者身危是也。（原註）微者無勢位可乘。至能爲逆。由君媟狎之致可知。故春秋止書人。俾觀者知以國君之尊殞于微賤之手。所以警爲君者。至其稱國以弑者。舉國之辭弑于衆者也。則其君之失道亦可知矣。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故聖人于春秋衆弑其君則書國。此非止著下之爲逆者衆。亦足以見君之失道。冀後之爲君者。覩此而知自反也。里革曰。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致于見殺。其過多矣。此之謂也。左氏曰。稱君。君無道。是也。不然。弑君大逆。書其首逆足矣。何必區區分爲三等。故曰。其書之不同。則又有旨焉。夫王者所以馭人羣。臨萬國。役制天下之衆。惟威與福。而威莫大于能殺之。福莫大于能生之。則生殺者。威福之大柄。王者所執也。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書天王殺其大夫者。惟天王得專生殺故也。夫能生殺人。則能制人。能制人。則能用之。將赴湯蹈火。

無所不堪。姦人乘此。所以作亂。故春秋于諸侯有殺其臣子者。皆謹誌之。不予諸侯得專殺也。稱國以殺者。君殺之也。專罪其君也。〔原註〕殺其大夫者。以上對下之稱。稱國以殺。知其君者。惟君有國故也。弒其君者。以下對上之稱。稱國以弒者。則舉國辭也。稱國雖同。上下比對。則其意異。案。楚殺其大夫成熊。傳曰。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楚殺其大夫屈申。傳曰。楚子以屈申貳于吳。乃殺之。則知稱國以殺者。君殺之也。○案經。昭公十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熊。左氏穀梁俱作成虎。此註各因經傳之文。故其名互異。稱人以殺者。衆殺之也。雖曰衆殺之。禍變皆自君而致。君失刑而致其見殺。故不去其大夫之號。以上殺下之辭。猶君與衆殺之也。此不止乎罪在上者。兼亦譏其大夫也。大夫國人之望。而至見殺于國人。不可謂無罪矣。抑亦以警後世之爲臣也。書殺其大夫某及某者。以累及也。又著其濫殺也。至于殺世子則目其君者。惡又甚矣。諸侯受封于王。惟世子得世守之。此王制也。萬世之公道也。諸侯以國傳其所守者。奉王制也。則世子者。王之世守之臣。非特大夫比也。而以愛私擅殺之。此不止戕滅天性。逆亂人理。是違制悖道。則近于無王矣。故春秋殺世子則目之。著其惡之甚也。謂其近于無王也。〔原註〕專殺之罪小。無王之罪大。殺其大夫。專殺也。大夫。國君之臣。不予專殺者。防其乘此制服不逞之徒以作亂。杜其漸也。世子者。君之貳。世有國者。是王臣也。故春秋至殺世子則目其君。重于殺大夫。近于無王也。凡此書之不同。故曰。則又有旨焉。若夫搆逆造亂。爲國巨蠹。罪當殺者。則去其大夫之號。稱人以殺。舉衆討賊辭也。鄭人殺良霄。晉人殺欒盈是也。五等列侯。見于盟會侵伐之類。止各書其爵。至于見殺。則稱其君。用見弒者皆其臣下也。五等臣子。見于盟會他事。亦止書其名氏。至于見殺。則稱其大夫者。用見其大夫。則其殺者皆其君上也。凡此不絕其君臣之稱者。著其無罪。不可殺也。間有不稱其大夫者。絕其君臣之稱。而舉衆以殺之。則知爲國

賊矣。三傳于弑殺俱未盡其旨。而左氏以稱國以殺爲討有罪。又從而釀辭結成其罪。于高厚。則曰從君于昏。于公子燮。則曰不與民同欲。公子嘉之見殺。曰、專也。成熊之見殺。曰、楚子以爲若敖氏之餘也。案成熊與鬬氏同出于若敖鬬椒作亂。在宣四年。歷成與襄至昭十有二年。始殺成熊。凡七十餘年矣。豈有歷年如此久。復正討其罪。此餘黨爾。信如此。則楚子之濫刑可知。左氏之誣爲尤甚。蓋不知聖人所以誌諸侯之殺臣子者。不予得專殺也。所以書其大夫者。又見無罪不當殺也。間有例當不書其大夫而猶書者。則又有旨焉。晉殺其大夫里克。衞殺其大夫甯喜。是也。蓋晉衞本藉二子弑君反國。既而畏其偪。且慮禍己。故殺之。故仲尼不以討賊之辭書。抑不去其大夫之號者。不絕其君臣之稱。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二子于天下爲國賊。于二侯則爲同罪一體之人。故聖筆不絕其君臣之稱。用見其一體。則二侯與弑之罪亦不滅矣。所謂春秋辨天下之邪正者。此也。又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莒殺其公子意恢。不言大夫。非大夫也。非大夫。則名氏不登于策。聖人重其滅宗。故特書之。所以勖親親之道也。大率三子者。于傳不能盡究聖人之旨。而皆有奇麗可喜之辭。學者嗜焉。或不暇博覽詳考。或遂引據其說。至于爲害爲亂。蓋多有之。如漢儒以春秋不予蒯聵。而殺戾太子。（原註）幸而非眞戾太子耳。唐人以闇弑吳子。而教文宗盡誅宦官。遂逐去君側。至有如袁紹司馬懿之徒。信其母以子貴。致妾嬖並后。僭亂宮闈。後世又比比而是。此皆其大者。其他據其偏言綺語。飾爲雄辯。背道逆理。以惑亂人主之聽。又頗有焉。故學春秋者。欲稽仲尼之心。當以經爲據。

于二家不得不辨也。

遷國辨

春秋書某遷于某。（原註）衞遷于帝丘。自遷其國也。凡書皆譏。遷國至大事也。國有人民社稷之重。而且遷焉。以益下而利民故也。故易利用爲依遷國。取象于益。（原註）損上益下爲益。書載盤庚涉河而遷。恐民盡劉。不能胥匡以生。禮遷國必大詢于衆。是皆非獨便己而已也。春秋之時。王政不綱。列國大者事幷。强者務兼。其以國遷。皆國小畏偪懼亡。苟擇地利。圖保社稷耳。所謂益下而利民也。案書遷者七。邢衞蔡各一。許居其四。皆非大國也。國無小。道用則存。不道用之則亡。傳曰。諸侯有道。守在四國。又曰。地利不如人和。若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政事修舉。人民和輯。遠邇競親。則四鄰爲之歸矣。夫何遷之有。苟不知此。惟偪是畏。惟地利是擇。偪者無已。遷者亦將無已。是徒勦民而擾下耳。何以爲國。故曰皆譏也。夫大室、三塗、洞庭、孟門、天下之險。而國之者不一姓。是地利不足恃。則爲國亦必有道也。春秋譏以國遷者。欲後世君子之反其道也。春秋之旨。有原情恕之而不責之者。有據義而不恕責之以道者。凡書某人遷某。（原註）宋人遷宿。罪其遷者。不罪其見遷者。恕其力不足也。此所謂原情而恕之。不責之也。邢衞蔡許自遷其國。由當時而言。亦皆非得已者。仲尼一一譏之。罪其無政也。此之謂據義而不恕之。責以道也。欲君子之反其本也。

即位辨（原註）案春秋繫世君。必逾年始稱元。後世于其中後稱改元。非古禮也。○案。中後。原本作中使。義不可解。查漢書。文帝有後元年。景帝有中元年。則此使字自係後字之訛。今改正。

夫即位與元年不可同而論。先君之終年不可爲嗣君之元年。此古史之常也。如既爲先君之終年。又爲嗣君之元年。則紀歷無次。故必逾年始得稱元。至于位。則有國有天下者世守之。不可久虛。先君既終。則嗣君即之。非元年比也。案尙書顧命。乙丑成王崩。癸酉設儀于庭。（原註）乙丑至癸酉。九日耳。康王麻冕黼裳。尸天子位。大告諸侯。訖王乃釋冕服。反喪服。則天下正即位之禮。不俟于元年矣。夫至憂之時。釋衰服冕。而不疑于忘哀者。蓋人之大倫。君臣父子而已。父子之恩獨隆。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矣。故先王制禮。大義至恩。相爲輕重。不敢有所先後。此萬世之達道也。然則諸侯正即位之禮。不俟于逾年也。亦明矣。案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戊去癸纔五日。案。癸亥戊辰皆繫紀日。原本五日誤作五月。今改正。此直書也。（原註）昭公未葬。當言子即位。季氏恨昭公廢嫡立弟爲定公。故仲尼書曰公即位。以見其非正也。由是言之。未修之春秋。必曰某月日公薨。某月日子即位。此史氏之常也。既修之春秋。始于元年春王正月下或書焉。下或否焉。此聖人之筆也。位者、國君之大寶。長子繼世守之。不俟逾年更歲然後始即。故凡書者。非其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自僖公以前。政在諸侯。則嗣子廢立由諸侯也。僖公以後。政在大夫。則人君廢立由大夫也。諸侯有國。自擅廢立。未失政也。大夫而專廢立。君權喪矣。案僖公以前。獨桓公書即位者。不正桓簒兄而立也。僖公以後。無不書即位者。不正由大夫而立也。以其時考之。僖之末年。齊桓與管仲屬公子元于宋襄公。以爲太子。及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文之六年。晉襄公卒。晉人謀立君。趙盾欲立公子雍。賈季欲立公子樂。卒之廢雍

而殺樂。幾年而靈公始立。襄公之時。齊靈公既命高厚傅牙爲太子。及靈公卒。崔杼迎光而立之。于魯則襄仲挾齊。殺適而立庶。季氏恨昭。逐嫡而立弟。則自僖公而後。廢立由大夫。可知也。夫廢立、天下之至危事也。當至危之際。使嗣子陰默拱手以聽于人。彼無伊尹之志。孰不爲亂。于時三桓專魯。六卿專晉。田氏崔氏專齊。孫氏甯氏專衛。其視逐君如脫屣。置君如奕棋。至獲麟之時。人君之在位者。僅有名號。反畏其臣如勍敵。然豈能用其國哉。故聖人惡之。自僖公而後。悉書卽位。所以不專予人臣得專廢立也。聖人作春秋。常事不用書。書其非常者。著其不正之失。冀後君子覩此而反之正也。以是防天下。後世人君猶不鑒此。使宦寺得專廢立而亡國者。春秋之戒。豈不深哉。三家之說雖異。其以元年正月卽位之禮同。此不攻而自破矣。（原註）杜預之說亦無案據。或曰。凡書卽位者。用見非天子之命而自卽之也。自文之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文之立非無王命。而書卽位何也。或曰。書卽位者。正人君之始也。故春秋謹五始之文。曰。此學公羊者之妄也。信如其說。則書卽位者。得其正也。則桓之弒兄。宣之簒嫡。可謂正歟。又定以元年六月昭公之喪。然後始得卽位。亦可謂正歟。蓋公羊之學。有黜周王魯之說。故取五始之義。唱其端者。胡母、董氏之說。非聖人之旨也。（原註）天子卽位後反喪服。則聽政于冢宰。謂之諒陰。三年不言。其禮達于諸侯。故孔子稱諒陰不言。古之人皆然。則知諸侯正卽位後聽政于上卿。古之禮也。啖子曰。天子崩。諸侯薨。既殯。嗣子爲君。未就阼階之位。康王之誥是也。明年正月朔。乃就位南面而改元。其說皆無據也。人君一年謂之元。乃史册之常。書有太甲元年元祀之類。豈爲國之重事哉。案書序稱康王既尸天子。又安得云未就位。其臆說從可知矣。

書歸辨

凡書歸、復歸者。皆國逆而受之之辭也。直云歸者。若始出今歸耳。未失國之辭也。蔡侯廬、陳侯吳、二國已滅。而直云歸者。不予楚滅二國。故以二侯自歸爲文。所以抑强夷而存中國也。衞侯鄭書歸者。時文公雖執衞侯歸于京師。而衞國未有簒位者。故得爲不失國也。曹伯歸云自京師者。天子命之歸也。天子命之歸。則不失國矣。春秋之時。諸侯之奔執而得反國。未有出于天子。獨曹伯由天子歸之。故曹伯不名。亦不以失國之辭書之也。豈非列侯廢置、天子得專之也歟。或曰。晉執衞侯鄭。歸于京師。則鄭之反國。亦天子赦之。何以不言自京師。而且名之。此春秋之微旨也。文公之于衞侯。聽元咺之訴。則不待王命而執之。及受魯侯之賂。始請于王而歸之。是衞侯縱舍在晉而已。天子豈實得行其意哉。故不言自京師。亦不言自晉。而以自歸爲文者。所以抑强臣也。亦如陳蔡二侯反國不言自楚者同。蓋不予諸侯得廢置諸侯。所以一其權于王也。以是防天下。後世猶有挾天子令諸侯者。故曰微旨也。至于大夫公子之反國而直云歸者。或國逆、若君許之也。如孫林父、華元之類。君許其反。如蔡季、公子比、與夫鄭突曹赤之類。則國逆之也。其有云自某者。所自之國爲之請也。穀梁曰。自某。某有舉焉爾。其說是也。趙鞅不言自者。時晉二卿請于君而復之。非列國爲之請也。其云復歸者。有所復也。謂初既去矣。今始來復。已失國之辭也。左氏曰。復其位、曰復歸。其說亦通。案經傳。鄭忽出而突立。衞侯鄭奔而叔武受盟。衞侯衎亡而衞剽卽位。故三侯得反

國。皆曰復歸。謂其皆失國也。曹伯襄言復歸者。以其執于晉侯。拘于宋國。其孱弱如此。雖得反國。亦非天子之命。與失國者同矣。元咺言復歸者。咺之反國。非衞侯之命也。初咺出奔晉。訴衞侯之殺叔武。晉文于是執衞侯。而歸元咺于衞。衞侯懼而聽命。故得書歸而云復者。著其位已奪也。明其自晉者。明其晉納之也。故不得與孫林父華元之比。所以惡元咺而罪晉侯也。大夫之位。予奪在于諸侯。故春秋大夫出奔而反國。君許之。則直曰歸。如始出而今歸爾。以未失位之辭書之也。亦猶諸侯自京師而得反國。直曰歸。以未失國之辭書之也。諸侯之位。予奪在天子。天子命之歸。則不失國矣。大夫之位。予奪在諸侯。諸侯許之歸。則不失位矣。今咺書自晉復歸。著其位已奪。特晉復得歸爾。故曰惡元咺而罪晉文也。且天子所以能制天下者。以其擅天下威福之柄也。國君所以能制一國者。以其擅一國威福之柄也。苟威福不得自作。豈能爲政于一國與天下哉。春秋之時。小國大夫或逆節汙行。見討逃竄。則倚大國爲之請解。求復其位。其君不得已而聽之者。間多有之。如衞侯聽晉而反孫林父。是也。仲尼從而書之曰自某者。亦足以見小國牽制于大國。不得自專其權也。凡此非善之善者也。特比其反國而爲惡者差善而已。穀梁子曰。反以好曰歸。先儒曰。歸、善辭也。復歸次之。案鄭突歸而篡位。楚比歸而弒君。衞侯鄭則殺元咺公子瑕而復歸。豈得謂之善辭且以好也。大抵三傳說俱未盡其旨。不知所謂歸與復歸。皆曰逆而受之也。其云復者。謂其初已失國。今始來復也。已失國。亦弱矣。

書入辨

春秋書入與歸。其文正相反。凡云歸者。國逆之善辭也。凡云入者。非國逆之惡辭也。歸、善辭也。有非善亦曰歸者。以國逆之也。入、惡辭也。有非惡焉亦曰入者。以其非國逆也。王猛入于王城。天王入于成周。正也。非不善者。而書入者。以見成周王城已爲子朝之黨所據。王以兵勝而入之。非王城成周逆而受之也。則王室不競亦可知矣。許叔入于許。異乎齊之小白、陽生、莒展輿之入也。故許叔字而不名。而三人者名而不氏。豈非許叔以君亡嗣絕。入據其位。而三人者或內結姦臣。或外倚强援而篡也歟。然而許叔猶書入者。得不以其非國逆之也。衞侯入于夷儀。比鄭伯突。衞侯朔之入。亦有間矣。蓋衞侯特以微弱。迫逐于强臣。無他大惡。故得不名。而突與朔則奪正。或逆王命。惡可知矣。故出入皆名也。然而衞侯不名矣。至襄二十六年復歸。書曰衞侯衎。何也。曰。以其待弑君而後入也。故其出奔夷儀皆不名者。未有大惡也。于復歸而名之者。有大惡也。未有大惡則恕之。惡著而後罪之。不逆詐之道。忠厚之至也。苟其禍心實未萌。而逆加之罪。是鑽刻之吏耳。豈仲尼之心哉。此聖人教後世用刑必忠厚也。若鄭之良霄。宋之樂大心。皆叛逆。爲國賊臣。故皆書入。凡此之類。所謂惡辭也。然亦有非此例比而書入者。如夫人姜氏入。豈謂魯不逆之。蓋以其取仇人之女。薦獻于宗廟。忘孝大矣。故書入。若非國逆焉。以惡之。是不予受之也。所以責莊公忘父讎而教天下以孝也。庚辰我入祊。時鄭伯使宛來歸祊。又豈祊不聽命者。蓋諸侯土地。天子所封。非諸

侯可得專也。苟惟擅以與人。是無王而行也。故曰入。與稱兵入人之國同文。不予魯之受鄭地也。凡此異乎反國。而亦書入。有微旨也。穀梁曰。入者、內不受也。謂如夫人姜氏。則義不可受。小白突朔之類。皆非舉國逆而受。其說亦通也。其書復入者。其文亦與復歸正相反。復歸。謂初既絕于國。其反。或國逆而受之也。故書復書歸。復入。則既絕于國。而反爲國惡。謂謀復而入也。案經書復入者二。魚石、欒盈是。二子皆搆逆作亂。不勝出奔。謀反爲國賊。是知書復入。其罪重于書入者也。故曰、既絕于國。而反爲國惡也。魚石實楚取宋彭城封之。而書復入者。專以罪叛臣。且抑强蠻而存中國也。大抵春秋之書。雖善惡判于一字。而善惡有輕重之差。一字之措抑。又有旨焉。不可一例拘也。反國者。有曰歸、復歸。有曰入、復入。此善惡之辭也。然反國以惡曰入。小白陽生是也。亦有可道者焉。許叔入于許。是也。至于入王城。入成周。又不可謂反以惡矣。夫人入、與入祊入極之類。又非反國者。如此。豈可以一例拘哉。

歸入後辨

或曰。春秋之時。諸侯之出奔。間有庸懦自失柄者。迫于强臣而去。不至于大無道者。其大夫出奔。亦有爲讒搆傾軋。懼禍而去者。其情可恕。聖筆皆以自奔爲文何也。曰。專罪其奔也。諸侯一國之君。制人而非制于人也。至于臣下所逐。何以爲諸侯。故春秋以諸侯自奔爲文。罪之也。所以警天下後世爲人君者也。大夫、一國之望也。去就以道者也。至釁成禍亂。始顛越逃竄。何以爲大夫。故春秋以大夫自奔爲文。罪之也。

所以警天下後世之爲臣者也。蓋春秋撥亂而作。欲君子之反其本也。公羊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歸者。出入無惡。豈知聖人書出奔者。固以罪之矣。左氏曰。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如良霄反爲國惡。陽生則出于陳。乞之私。豈國逆之也。如趙鞅、曹赤之類。皆不言所自。又豈諸侯納之。且左氏于蔡李歸國傳云。蔡桓侯卒。蔡人召蔡李于陳。此傳得其實也。則知凡書歸者。國逆之而已。穀梁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曰歸。易辭也。蓋國逆曰歸。國逆則無仇黨爭鬬之禍。亦可謂易矣。比于書入者。亦可謂善矣。自某歸者。外亦爲之請焉。非直國之願。亦可謂次也。雖然。至于突之簒嫡。比之弑君。亦有不善者焉。故曰三家之說俱未盡得其當也。

同盟辨〔原註〕同盟十有四・大夫居其一〔胡銓附註〕銓案・凡十有五・

凡有攜貳之國來受盟。則曰同。謂初異而今同。有舉一時誓之。而無彼已之約。亦曰同。〔原註〕若葵丘之盟・則有初命再命・又盟詞云・爾無我詐・我無爾虞・則彼此有約・故皆不書同也・其可道與否。考之于經。皆可見矣。如齊桓、晉悼、卒能服攜貳之國。以安諸夏。此可道者也。〔原註〕桓公再同盟于幽・悼公凡三盟書同・而皆能服楚・使中國免侵軼之患者・皆十餘年・〔胡銓附註〕銓案・悼公盟書同者有四・成十八年虛朾・襄三年雞澤・九年于戲・十年亳城北・宣成之間。中國無霸。雖屢同盟。旋復叛去。徒見諸侯之不一。其無補于世。彰彰矣。至淸丘之盟。四國大夫皆書人者。貶也。大夫同盟始于此。此共誓一事之盟也。盟以結信。興于季世。以人爲不足信。而要誓于神也。小人常情。寧悖傲于君父。而不敢慢于神。寧有罔于君父。而不敢欺于神。當春秋之時。盟爲國之大事。仲尼慮姦

人乘此易以作亂故于內大夫初出預盟皆貶之霸國大夫初主夏盟亦貶之示不與臣下得專也（原註）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此霸國大夫主盟之始也故諸侯不序晉大夫不名貶也內大夫出盟注在盟會侵伐統辨篇同盟則又甚矣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同善相資其功必博同惡相濟其害必大君子以與小人以亂不可不慎也清丘之役雖無利于國亦無敗于事而聖人重其貶者慎始也其後大夫跋扈挾外援以抗君若姦臣刦衆以叛國亂臣賊子至弒父與君無所顧憚紛紛而起皆賴于要盟焉是以聖人謹于其始雖未有害皆加貶文冀後之君子前知事有繫國之重必使權歸于上不專于臣下也自周東遷諸侯擅盟大率要結朋比始乎相軋終乎相併獲麟而後四分五剖遂峙爲戰國則諸侯擅盟已不可況大夫乎此周官所以設司盟之職春秋所以不與臣下專盟也（原註）諸儒或曰書同者皆美之夫盟之盛者不過齊桓之葵丘晉文之踐土何以不言同也或曰以其同然莫相統一皆惡之則齊桓晉悼何以終能一諸侯衛中國禦四夷也是皆臆說今之所辨皆據經以削諸儒之謬于經無據則缺之

後說

諸侯有攜貳而復來受盟則書同然有叛中國而受夷狄之盟者不書同如辰陵之盟陳鄭始從于楚不書同是也所以予其歸中國不許其即夷狄亦足以見夷狄之不可與同也蓋諸侯合而一則中國競而夷狄微矣離而不一則弱弱則諸夏衰矣春秋終吳楚之亂由諸侯之不一也

書取辨

春秋之辭簡而法。其旨婉而微。褒貶寓于一事。可謂簡矣。而一事之施。復更有義。考其上下之文。然後見焉。不曰微乎。是故凡書取者。本非己有也。非己所有而克有之。曰取。然有恃其兵力。攻得而有之者。有因其微弱。奄其無備。掠得而有之者。有以威脅。或不義得而有之者。而皆云取者。著其本非己有也。非其所有而取之。惡可知矣。若夫屬辭比事。考其所以取之之跡。則又有義也。如公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須句。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宋人伐鄭。取長葛。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之類。此所謂恃其兵力。攻得而有之也。取根牟。取鄟。取郜。取鄆。取舒之類。皆因其微弱無備。掠得而有之。不至屠陷城郭。糜爛人民。與夫取鄭師于雍丘。取宋師于嵒。皆奄其不虞。悉俘得而有之。而已爾。非所謂不用師徒也。（原註）取鄭師于雍丘。直云取者。譏鄭之無備也。取宋師于嵒。直云取者。譏宋之無備也。是故言伐言取者。直罪其取者。不罪其見取者。著其力不足也。直云取者。著其無備而見取。交惡之也。（原註）取舒取鄆之類是也。取郜大鼎于宋。則貪賂而縱罪。取濟西田。則齊以戰敗而賂我。齊人取濟西田。則我簒立而賂齊。取邾田自漷水。則晉執其君。我取其田。此所謂或以威脅。不義得而有之。是故賂我而言取。專罪我也。（原註）宋督弒其君。桓公與諸侯會于稷。以成宋亂。受賂而反。不言宋人來歸郜大鼎。而云取郜大鼎于宋者。專惡魯也。賂齊而言齊取。專惡齊也。（原註）不言歸濟西田于齊。執其君而取其田。惡又甚矣。至于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所以譏魯而甚齊也。桓既簒兄而得國。夫以堂堂之齊。豈一糾之能病。桓不顧親愛之道。既不能宥而逸之。反猜忍殘賊。恃齊之强。脅魯殺之。惡可謂甚矣。書曰齊人者。并惡其君臣也。莊公之納糾。既不顧君父之讎而忘之。又不能字人之孤

而保之。拱手索氣。聽齊殺糾。不可謂無惡矣。書曰取糾。以見糾之在魯。魯不能護。齊得而殺之。所以甚齊之惡而譏魯之不競也。又公在乾侯。取闞、闞、魯邑也。書曰取者。見國內皆叛。公不能有之。則昭公之爲君也可知矣。臣子之惡。則又可見矣。又齊侯取鄆田。公至自齊。居于鄆。此齊爲公取也。昭公見逐于季氏。而羈寓于外。鄰國莫之恤。獨齊侯躬至野井唁之。爲之取鄆以居之。以常情論。齊侯可謂有德于昭公矣。然齊居方伯之職。承霸者之後。有甥舅之親。不能糾合諸侯以討季氏之亂。反昭公于國。顧爲是瑣瑣。是長賊臣竊國之權。而廢方伯救患之義也。故書曰齊侯取鄆。觀其文。若無故取邑。然當坐其罪者。惡之也。以其不足爲義也。春秋貴義不貴惠。此之謂也。左氏曰。凡書取。易也。公穀皆言取易辭也。俱未達聖人之旨。且公敗宋師而後取郜。宋人取鄭長葛。圍而後取。易乎。凡直言取而不言伐者。謂之易辭可也。（原註）如取鄆取郜之類也。不可皆通以爲例也。左氏又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案經文見云伐。何得謂不用師徒也。又取穀之役。公以楚師取濼東田及沂西田。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三卿帥師。非師徒而何。特取濟西田。取邾田自濼水。齊人取濟西田。此三者皆齊賂我。或我賂齊。或人執其君。使我得有其地。可謂不用師徒爾。不可以凡言也。三家之說。俱未盡其旨。是不知一字之措。復更有義。考其上下之文。然後見焉。大抵三家以春秋爲魯之舊章。故每事以例言。蓋不知出于聖人之志。文同事變。則各有義也。（原註）凡言取某師者。悉俘得之也。左氏曰。覆而敗之。言盡覆沒而勝。其說亦通。然取者。得之稱。若但敗不死者則走歸。何名爲取。則當書敗其師爾。不當言取也。趙氏駁之。亦當矣。

春秋辨疑卷二

侵伐辨

侵伐之義。左氏亦僅矣。而杜征南不能辨詳其旨。遂致諸儒紛紜之說。蓋亦未嘗質之春秋周官而已爾。凡顯然舉兵。聲其金鼓而臨之曰伐。率兵直前。而不聲其金鼓。使不覺其來。則曰侵。侵抑略也。案大司馬掌九伐之法。（原註）凡以兵討有罪皆曰伐。故其總有九也。于賊賢害民獨曰伐者。此伐之正也。民爲邦本。賢者天下之達尊。而賊之害之。是內已失民心。外必無諸侯之援。天下所共惡也。故顯然舉兵。聲其金鼓以討之。所謂伐之正也。負固不服則侵之者。所謂不服。特遏王命爾。敢然者。負恃險固而已。是于內未必失民。于外未必無諸侯之援。故率兵入其地。而不聲其金鼓。使不覺其來。奪其險固以討之。此先王用兵之機也。（原註）侵者。占奪之名。書曰。侵于之疆。侵與襲相似。皆不聲其金鼓。而襲者。掩其不備而取之。非討有罪之法。故不在九伐之數。侵則非掩取而有之也。考之春秋書侵。有言獲言潰者。以非顯然舉兵。不覺其來。故見獲或致潰也。未有再言圍者。（原註）伐有再書圍者。以其侵略不致深入故也。案經書來侵者五。皆言鄙。則知其非深入也。（原註）趙氏謂侵有破人之國者。此指侵蔡蔡潰而言也。齊桓率八國之師以侵蔡。蔡小國。不虞八國之師一旦萃其境。何所恃而不駭且潰也。于此益知所謂侵者。非顯然舉兵明矣。至于伐。則有言戰。以其顯然舉兵見伐。知其來。故得結陣而戰也。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意謂伐則摐鐘擊鼓而進。侵則不摐擊之。其說亦通也。案經。齊桓公率八國之師侵蔡。蔡潰。案。原本蔡潰下有者而又三字。文義不屬。考。春秋

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此處雖非全引經文。而蔡潰遂伐楚五字自可直下。今刪去。遂伐楚。豈謂侵蔡時八國俱無鐘鼓。至伐楚時始有鐘鼓耶。以此質之。則知左氏所謂無者特不摐擊而已。師之耳目在于金鼓。進退安可無哉。公穀及諸家之說。趙氏破之當矣。然自爲說曰。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且蔡自北杏會後。二十餘年未嘗復與桓公盟會。則其卽戎背華可知矣。侵之爲無名乎。又侵在九伐之數。皆先王討有罪之法。何獨于春秋爲無名行師也。杜預謂鍾鼓所以聲其罪。〔原註〕國語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侵密聲。爲暫事也。蓋左氏見伐則聲其金鼓。侵則密之。遂謂鐘鼓爲聲其罪。是不知先王用兵之法不同也。且侵與伐皆在九伐之列。皆是討有罪之兵。豈可謂密聲便爲無罪可聲乎。杜氏不能詳其失。過矣。夫兵戎誅殺。威天下之大柄。統一海內之法。王官之所司也。春秋之時。諸侯擅用大率强奪弱。衆併寡。卒之四分五剖。潰爲戰國。仲尼誌之。以見王者失天下之威柄。終致天下之亂。冀後之君子覩此。知威柄之不可失也。豈止拘拘較其稱罪無名而書侵書伐哉。當時戎狄之兵亦有稱伐者。豈其亦能用周之禮法也。信如預說。伐爲有罪可聲。凡書伐者。皆善之歟。是大失春秋之義也。或又曰。以隙曰侵。蓋見司馬遷稱桓公怒蔡姬之故。于是興兵討蔡。管仲因而導之伐楚。故有是說。詳經所載。蔡叛中國久矣。楚爲中國患久矣。齊桓于僖初年。會于檉以謀之。又會于貫。會于陽穀。然後大合列國討之。蔡與楚國。尤近諸夏。故先侵蔡。蔡潰。始揚兵臨楚。進次于陘。如此。則豈爲挾隙而興。若果由一姬致怒。則列國豈肯舉衆以從之乎。又何以爲齊桓也。況召陵之盟。春秋猶以爲善。侵蔡伐楚。亦聖人之所與也。〔原註〕齊桓自卽位至僖公元年以前。凡會遇盟十有三。而皆書爵。舉兵者十有四。皆書人。以其攘夷狄救中國之功未著。微之也。至侵蔡伐楚。始書其爵。以其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已著。故善之也。

或又曰入據其地曰侵則伐楚次陘陘楚地也何以不言侵夫學者不能據經以考傳記率多拘泥傳記或取雜家之言以解經否則臆說此聖人之旨所以曖昧而多未盡明白也（原註）或謂書侵伐者誌其用兵之淺深其說亦非也侵國非深入然亦有深入者焉侵蔡蔡潰豈淺也哉聖筆區區記其淺深將有何義深者罪重淺者輕乎是不然矣侵伐皆先王討有罪之兵行之不同故其名各異諸侯徒知僭用侵伐之法而失先王所征之義或顯然稱兵以臨之者非有賊賢害民之罪矣有非顯然稱兵以臨之者非有負固不服之罪也各自雠讐相傾軋耳仲尼從而誌之以見徒有侵伐之名而無侵伐之義此其所以終于暴亂也

外夫人書葬辨（原註）齊侯葬紀伯姬義與楚子葬陳哀公同

春秋內夫人則書薨書葬吾女爲外夫人則書卒不書葬降于內夫人此春秋之常也外夫人不書葬而書葬者非常也莊公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襄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此三者聖人之特筆也其葬紀伯姬者何以譏錄也何譏爾夫齊襄迫逐紀侯而奪其國而葬其妻是謂豺虎之暴而爲女子之仁可惡也非可善也伯姬魯女身死國滅臣子不克襄事魯主而葬之可也反坐視而莫之恤親親之道何如哉故書齊侯葬伯姬所以著齊侯之非正而責魯之忘親親之道也所謂文起此義見于彼交譏之也其葬紀叔姬宋共姬者何以賢錄也何賢乎紀叔姬曰紀國雖滅而紀季以酅入于齊爲附庸則宗廟猶存于酅也叔姬紀侯之媵伯姬既卒夫逐國滅無從而歸于魯終焉可也改醮焉可也叔姬以魯雖父母之邦而父母無存兄弟既故與其孑身沒齒于魯與改醮而事人孰若歸死于其夫之黨以承紀之先祖之爲愈也于是歸于酅以奉其祭祀焉而終其身迹雖涉嫌是亦變之正也語其義足以律

淫語其恩足以成孝婦道爲得之矣不可謂其非賢也聖人于歸酅與卒與葬皆書曰紀叔姬者明其守爲紀侯之婦非再歸于紀季故曰以賢錄也或曰婦人謂嫁曰歸經曰紀叔姬歸于酅則再嫁之辭也男女之別人之大倫既爲紀侯之媵又爲紀季之室其亂大倫莫甚焉聖人于卒于葬皆繫于紀者不與其歸于季也曰是不然也春秋之貶常于其甚焉者加之不一一而加之也若叔姬實再嫁于季則書其歸于酅足以見其不正也又何于卒于葬一一而不與此其證一也凡魯女爲外夫人則尊與己敵于其卒也已爲之變服九月之喪故書其卒錄我恩禮所及也其適公子大夫則非己敵不爲之變故不書卒如叔姬實再歸于季則尊非己敵又何書卒此其證二也叔姬以隱七年歸于紀莊公十有二年歸于酅自隱之七年至莊之十二年凡三十有五年計其歸紀之初年亦不下十六合而計之則歸酅之時叔姬已五十餘矣借使叔姬欲嫁則紀季豈慕色而納之此又其明證也或曰叔姬妾爾以奉先爲己任正乎曰古者諸侯一取九女禮無再取故嫡卒則繼室攝行夫人之事叔姬則伯姬之媵紀侯之繼室伯姬既卒叔姬則夫人之職矣叔姬不以夫逐國滅二其心終身以奉其祭祀禮用無嫌可不謂賢乎是以書其歸紀書其歸酅書卒書葬以其賢而特錄之也不然叔姬妾爾事豈得登于策哉何賢乎宋共姬曰死或重于太山或輕于鴻毛是死者非難而死得其所者爲難婦人之行以貞爲大共姬以禮自將逮火而卒可謂能處死矣舉世一人而已雖古列女何以加諸聖人書其卒書我大夫會葬又書其謚如此者以其賢

也。春秋之時。驪姬禍晉。夏姬亡陳。文姜哀姜之亂魯。宣淫恣縱。恬不爲恥。與夫杞姬（案杞姬原本作紀姬考經僖公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作紀姬誤今改正）蕩姬酖姬之輩。或來朝其子。或來求婦。無父母而歸。不待媒而合。逾法越禮。比比如此。則天下之婦道可知矣。若紀宋二姬之守節。果多得也哉。聖人取此貴于春秋。所以經天下之婦道也。或曰。聖筆特書二姬之葬。異于其他。惡用知其賢也。曰。春秋所書。詳貴而略賤。詳內而略外。故魯君則書薨書葬。大夫則書卒不書葬。降于君也。至于陪臣未嘗一書焉。內夫人則書薨書葬。吾女爲外夫人。書卒不書葬。降于內夫人也。至于妾媵。則未嘗一書。此貴賤詳略之辨也。今二姬特書葬。是登進而貴之。使與我夫人同也。登進而貴之。非以其賢。而何。或曰。葬一也。彼伯姬亦書葬。何以不得爲賢。錄也。曰。葬雖一。考其事跡則異。豈可同也。彼初書紀侯大去其國。次書齊侯葬紀伯姬。伯姬蓋魯女也。觀其辭則知其非正。故曰以譏錄也。春秋有美惡不嫌同辭者。以其屬辭比事而善惡自辨。正此類也。辭同而事異。事同而辭異。聖人皆有予奪于其間。此正筆削之大法。知此。然後始可與語春秋矣。若屬其辭則同。比其事則異。而皆以一類說之。此杜征南左傳之癖耳。非善學也。公穀大意以紀伯姬叔姬書葬以紀亡。共姬以火卒。皆隱而葬之。夫聖人之作春秋。特以垂訓天下後世。豈特爲一時之隱痛之私情哉。左氏謂共姬女而不婦。失聖人之旨亦甚矣。二南爲王化之基。關雎、鵲巢、歌詠后妃夫人能以禮法自閑而已。共姬不憚一死以守禮法。此烈丈夫之所難。況于婦人乎。況于春秋之時乎。易過涉滅頂。凶。无咎。以其殺身成仁。共姬亦近之

矣。恐恐後人以所善爲非善。故特詳春秋之說。

楚子敗績辨

案左氏傳鄢陵事。楚王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子反曰。側亡君師。敢忘其死。聲子與子木言鄢陵之役曰。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則楚師敗績可知矣。而經書楚子敗績。非特舉其重而已。斥言其敗。甚其惡也。穀梁曰。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若然。假如君雖傷而師則勝。又可謂敗乎。公羊亦曰。王夷也。則宋公傷于泓。吳子傷于檇李。何得不稱敗乎。其說皆知舉重者。而不知聖人有微旨焉。凡春秋書戰。師敗而君死。則曰滅。沈子胡子是也。師敗而君亦傷焉。亦止曰師敗績而已。以衆爲重故也。于泓于檇李不稱宋公吳子敗績。是也。獨此斥言楚子之敗者。所以甚其惡也。叔時稱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濟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郤至亦云。楚有六間。則楚子之惡亦可知矣。當是時。晉厲雖無文公之賢。而其大夫輯睦。未失霸主之政。晉國强盛。諸侯服從。楚旣貪婪不道。屢軼上國。爭主夏盟。舉不量力。以致身喪師敗。是自取之也。故聖人斥言其敗。所以甚其惡也。春秋所書有違常例者。皆有旨也。是故梁人書其亡者。自取其亡也。鄆直書其潰者。自取潰也。王室直書亂。自亂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楚子敗績。自敗績也。凡此皆所以甚其惡而以警訓于後世也。先儒有曰。楚子傷目而退。師實不敗。故不言師。據經書楚子鄭師敗績。則楚子敗績矣。豈獨有一人之傷而可謂之敗績。是

不思之甚也

公孫會出奔辨〔原註〕與叔段不言叛同。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此與華亥自宋南里出奔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罪正同。不書其叛者。蓋時姦謀逆節既兆。國人覺之。未及發。遂奔。故不言叛。然而猶書自鄸者。用見據乎鄸也。書出奔者。用見不容于國。其爲惡可知矣。所以如此書之者。不使姦臣之幸免。所謂春秋誅意。正此類也。〔原註〕或謂不言叛者。不告耳。未盡春秋之義耳。公羊曰。不言叛。爲公子喜之後諱也。君子之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此乃常談。非君子之篤論也。夫君子之于善惡。非怒而加之斧鉞也。非喜而崇之名器也。方其通天下之故。成天下之務。則好惡與天下同。天下之所惡。則從而罰之。天下之所好。則從而賞之。賞罰、君子無容心焉。是以賞公乎善。無敢投隙以徼賞。罰公乎惡。無敢側目以怒罰。此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也。如謂賢者子孫雖爲惡猶當諱之。是罰不行于賢者之類。何以爲直道也。夫以商紂夏桀皆聖人之後。至其罪浮惡溢。湯武合天下而誅之。管蔡二叔。文王之子。王季之孫。咸以惡誅。其事播于詩書。仲尼從刪定之。而不爲裁減者。無容心焉耳。何獨于春秋。以一公子之賢。至其後裔雖爲國惡。猶爲之諱。是豈春秋之義也。穀梁子曰。自鄸專乎鄸也。曰公孫何。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人臣不以邑叛。常事。豈足錄哉。據實命卿。故姓氏得書于策耳。凡春秋書出奔者。皆罪之矣。春秋之時。大夫公子之出奔。非以富侈强逼見猜。懼討而竄。則汙

行逆節既著國人同力而逐之亦或同僚自相傾軋不勝而亡未必皆有元惡巨罪然仲尼不書其事而止稱某氏出奔者專罪之也夫君子之事君也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故可則進否則退用智于先見幾而作何遽不能自措于無難之地而有奔亡之禍哉故聖筆不書其見逐皆言自奔專罪之也所以警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也有書自某邑而奔者用見其專邑以叛不勝而亡正公孫會之類是也間有變文書某侯之弟出奔者亦見其兄之不能容兩譏之也蓋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所以隆君臣之義而抑兄弟之恩者無他人倫大綱君臣父子耳君臣之義不隆則上無以制下人倫之道或幾乎廢矣故兄弟不得以屬通間有兄弟云者皆爲微旨也若夫本無罪避難而出則不書齊襄之亂子糾來奔不書于經是也

戰辨上

外戰書于春秋者十有六書人者四（原註）莊二十八年甲寅·文七年于令狐·十二年于河曲·昭十七年于長岸·書臣者五（原註）宣二年于大棘·十二年于郯·成二年于新築·哀二年于鐵·原本誤作鍼·十一年于艾陵·○案經·哀公二年·戰于鐵·原本誤作鍼·十二年于文陵·今改正·書諸侯者七（原註）僖十五年于韓·十八年于甗·二十二年于泓·二十八年于城濮·文二年于彭衙·成十六年于鄢陵·定四年于柏舉·言戰不言敗三（原註）令狐·河曲·長岸·敗不言師一（原註）甲寅之戰·衛人敗績·戰不言及一（原註）河曲是也·不言敗而言獲一（原註）戰于韓·獲晉侯·直書某侯敗者一（原註）楚·子敗績·夫敗未有言人者衛稱人何曰所以惡衛而甚齊也案傳惠王命齊侯伐衛以其助立王子頹衛侯不服而與齊戰故書伐書戰以見其不服惡之也

次書衞人敗者。不予臣下有師衆以敵王也。其不地何。（原註）伐宋戰于宋。不稱齊戰于衞也。五大夫奉王子頹作亂、惠王有以致之。豈特衞侯之罪。況其既死縱可罪。已易世矣。惠王不能省躬罪己。而謀動干戈于下國。豈明王之舉。齊侯不知獻可替否。從義不從君之道。遽擁兵以殘人民。豈賢方伯之所爲。又況取賂而還。辱王命乎。此齊侯所以貶書人。甚之也。貶齊則不予惠王伐衞。從可知矣。不然。春秋奉王命伐罪。止此一役。烏得不善齊侯哉。其言戰不言敗何。曰。勝負敵也。或賂之也。令狐、河曲、以秦晉之迭暴。長岸而吳楚非中國。故皆略之。所以惡之也。不言敗而言獲何。曰。所以惡晉侯也。三施不報。以致韓之役。猶且愎諫違卜。是自取獲之道也。敗未有直書某侯者。楚子敗績何也。曰。甚楚子之惡也。棄好瀆盟。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自取敗之道也。（原註）或曰。君獲不言師敗績何也。舉其重者。非也。春秋以民爲重。河曲之戰。何以不言及。曰。二國自殽役以來。迭與師衆報償。其戰已亟矣。故聖人至河曲之役。不別其主客而一其罪。且略其將帥而甚其惡也。（原註）主客皆書人。甗之戰。何以言宋及齊。曰。宋公爵也。以尊及卑也。夫以內及外。以大及小。以中國及夷狄。春秋之義也。戰未有不日。其不日者何。曰。春秋以民爲重。戰用民命。故皆謹而日之。其不日者。史之缺也。（原註）如日食未有不書日。亦有不書日。是知史有缺文也。或曰。泓之戰。宋公及楚。（原註）時楚莊王貶書人也。城濮之戰。晉侯及楚人。柏舉之戰。吳子及楚人。而邲之戰。則晉荀林父及楚子。鞍之戰。則晉魯曹衞大夫及齊侯。何楚之大夫皆書人也。曰。晉、魯、曹、衞、中國也。故君書君。臣書臣。若夫楚、則春秋之夷狄也。昭襄之時。君臣皆得書于經者。非善之也。著其强盛也。然好會之

事。若侵伐之類。則書之。臣之姓氏猶可言故也。至于戰。則與我爲敵矣。君而敵我。尙可言。臣而敵我。甚矣。故其大夫皆書人。微之也。所以存中國而抑夷狄也。艾陵之戰。直書矣。尤略于楚。其義亦同故也。

戰辨下

春秋書內與夫外戰凡七。不言者一。（原註）桓十年于郎。是也。○案經。桓公十年。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原本誤作十一年。今改正。書及者四。（原註）桓十二年于宋。十七年于奚。莊九年于乾時。僖二十二年于升陘。是也。言會諸侯及戰者一。（原註）桓十三年己巳之戰。卿會外大夫及戰者一。（原註）成二年于鞍。郎之戰。不言及何。曰。齊衞鄭之君無故與兵加于我。故不言及。而曰來戰。觀其文。若三國自戰。然所以甚三國之毒衆也。春秋書戰二十有三。于內始于郎。于外始于宋。故聖人于此二役。深誅其首惡。冀後世覩此。知戰之不可輕用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春秋之戰。不得已乎。其四書及。並不出內名。何曰。舉國之辭。以衆爲重也。春秋內戰與平不出名。（原註）不與公大夫止書及而已。蓋戰則毒衆。平則解憤釋怨。衆獲免于干戈之役。其禍福不止繫君大夫而已。故二者皆舉國之辭。以衆爲重也。衆實國體。存亡繫焉。孟子曰。民爲貴。君爲輕。是春秋之義也。己巳之戰。何以言公。曰。可言也。外有鄭伯紀侯預焉。故也。敗某師。何以言公。曰。我勝。故可言也。戰則我敗。不可言也。己巳之戰。何以不地。（原註）于郎。于奚。于升陘。皆魯地。惟己巳不地也。曰。諱之。我國者也。乾時之戰。何以不諱敗。曰。春秋之微旨也。春秋之義。有不恥者。亦以不恥書之。故有微文以見義者。亦有因其不恥、直書以著其惡者。會于稷。以成宋亂。乾時之戰。我師敗績。是也。桓公內則弒君簒國。外則成亂受賂。納其

賂器於大祖之廟。恬不爲恥。故聖筆從而書之。文無所迴隱。莊公忘齊襄之殺其父。爲之主婚。會之伐衞。及之行狩。共之圍郕。恬然不以爲恥。故聖筆從而書之。文亦無所迴隱。此所謂因其不恥而直書之。以著其惡之甚也。

戰敗雜辨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城濮之役。文所以攘夷狄。惟此可以當之。鄢陵之役。雖無桓文之功。亦以中國而敗夷狄。抑其次歟。不然。比泓與邲之役反見敗于夷狄者異矣。至于河曲之役。則又甚可惡也。春秋內戰始于郎。外戰始于宋。聖人于此二役。特異文以書之。誅其首禍民也。由是知凡書戰。皆重其事也。其所予者。信乎彼善於此而已爾。至其書敗者。亦然。春秋之時。四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線。列國有能戰而敗之。比之中國而敗中國。與夫反見敗于夷狄者有間矣。然中國之敗夷狄。夷狄之敗中國。聖筆無予奪于其間哉。曰。此春秋之微旨也。夫四夷之于中國。猶望舒之對太陽。雖不能相無。而明暗自殊。至于猖狂跋扈。侵軼莫制。由中國之失其御也。詩不云乎。雅盡廢則四夷交侵。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故聖筆一類書之。以見中國之失道。而後四夷乘之也。且聖人于春秋。既予桓文之攘夷狄。至于其他之伐敗侵戰夷狄者。又一一而予之。則後世徒知利兵堅甲以服四夷。而驅吾赤子糜爛于不毛之地。將接迹而記。則舜干因壘。不足取信。文德來遠。殆爲迂闊之談。于此見聖人防世之慮深矣。

言伐言圍辨

春秋之文。出則聖人之筆削。一事之誌。或詳或略。而予奪在其間。不可以常例拘也。凡伐國不言圍邑。舉國爲重。此其常也。間有兩書。所以甚其惡也。經書圍四十有四。伐言圍者凡九。皆所以著其惡也。或曰。僖之六年。齊桓率諸侯伐鄭。圍新城。討其逃首止之盟也。桓公屢合諸侯以奬王室。衞中國而禦四夷。雖盟會侵伐不自天子出。可謂變之正也。鄭伯不從其約。不可謂無罪矣。何以書伐書圍。曰。鄭之叛華。與諸侯而伐之。可也。遽入圍其邑。如此。是徒恃兵力之强耳。昔者有崇不道。文王伐之。不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崇降。鄭之逃盟。未若崇之不道。桓公能爲文王所爲乎。鄭將聽命不暇矣。惜乎不知出此。惟務以力服人。故聖筆再書其圍。以著其甚也。或曰。然則凡書圍皆非善歟。猶有可道者。亦有甚可惡者。僖六年伐鄭。圍新城。與二十八年圍許。是皆桓文之霸。欲一諸侯而尊天子。同與國以禦四夷。以他比此。爲善矣。所謂可道者也。與夫襄之元年。列國大夫圍宋彭城。爲宋討魚石之叛也。比哀之三年。齊國夏衞石曼姑圍戚。爲子拒父者。不猶愈乎。觀彭城繫于宋。而戚不繫于衞。則聖人予奪之意在其間矣。或曰。若然。新城之役。何以猶甚齊桓也。曰。聖人褒貶各于其等加之。不可一例論也。齊桓公、方伯也。不能敦德崇禮。以服叛懷遠。惟兵戎師武是賴。豈方伯之道哉。故討鄭之役再言圍。以方伯之道責之。是責賢備之義也。且桓公自卽位以來。盟會則書爵。侵伐則書人。至召陵之役後。侵伐用兵始書其爵。則聖人貴文德。賤兵戎。可知

矣。伐鄭之役。亦書其爵。則予其討鄭亦可知矣。然猶書圍新城者。豈非責其不能退反自修。遂恃衆圍之也歟。或問曰。魯自圍其叛邑。聖人書之。與圍外國邑無異。何也。曰。是春秋之微旨也。夫爲一國之君。聽一國之政。威不足與有制。德不足與有懷。而陪臣至于據邑以背。則國無政刑可知矣。臣竊邑叛。其罪顯。君失政刑而致臣之叛。其事微。春秋之作。所以明微也。故不書叛而直書圍某者。專以罪上也。所以端本也。冀後之君子前覩而後自反也。〔原註〕公穀之說。皆不足取。先儒又謂伐則言伐。圍則言圍。案左氏。伐國而後圍者多矣。書于經者。止此數處。其說亦非也。

輸平辨

隱六年。書鄭人來輸平。左作渝平。曰。更成也。說者云。變更前惡。復爲和好。非也。凡書渝者。變壞之辭。如渝盟者。變壞其盟而不賴之也。果書渝平。則與渝盟之類同。是與鄭未有好。案經前四年。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則此年與鄭講和明矣。蓋非渝字。當從二傳。以輸爲正。四年。翬既會宋伐鄭。五年。宋又伐鄭。圍長葛。鄭伯畏魯。復與宋連兵攻己。故使求平于我。必曰輸者。有所輸也。委送財幣之辭也。〔原註〕傳曰。晉饑。秦輸之粟。則知輸者。委送財幣之辭。得非厚財幣以求平于我乎。平者。有不平也。謂已搆怨憤齟齬。今講好。使彼此解釋如初。故曰平也。平則兩國和好。民得捐戈舍甲。反襏襫于畎畝之中。其利不止繫君大夫而已。故春秋凡平。雖使行其間。不書。但舉兩國。以民爲重。及齊平。暨齊平。是也。及者、主我而書。暨者、及之難辭。不得已而相及。若與鄭平、二國之願。當主我。而書曰及鄭平。如不得已而相及。當曰暨鄭平。

今不言及。不言暨。而曰鄭人來輸平者。用見鄭有所輸而求平也。魯鄭兄弟之國。魯不顧兄弟同姓之親。會宋伐之。俟其厚幣有輸于我。然後與之平。惡甚矣。故聖筆變常例書之。曰鄭人來輸平。專罪魯忘親親之道也。春秋凡外國有事來魯。譏獨在魯。則略其外。止書人。齊人來歸衞寶。是也。此書鄭人。獨在魯可知矣。其後鄭伯猶歸我以邑。則此年來有輸益信矣。〔原註〕公穀云。輸者。墮也。鄭與我未有成。亦不足取。果我與鄭未成。安得八年有歸祊之事。孫復謂輸誠來平。亦臆說也。

及會不出內名辨〔原註〕戰與平皆不出內名。戰自有論。

周自東遷而後。其禮法之在天下諸侯擅僭就盡。故春秋所書事。大致非正也。然而猶有可道者。亦有甚可惡者。聖人經世隨變。不泥常舊。故有微文以予之者。有貶以甚其惡者。有直書而善惡自辨者。有諱避以見其義者。凡經書公及某者。與大夫及某之類。著其內爲主也。書公會某大夫會某者。著其外爲主也。其善惡輕重歸于主者耳。有書會而不出內名。書及而不出內名者。示有貶焉。抑且有義也。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案經。宋公下有陳侯字。原本脫去。今補入。衞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其不出內名何。曰。示獨貶乎莊公也。夫齊桓公之霸。服强輸弱。寧輯華夏。列國從之則安。叛之則危。曷爲貶乎莊公。曰。莊公之父見殺于齊襄。是魯與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襄死桓立。讎雖易世。人子之心當如何。莊公前既與齊桓盟于柯矣。今桓大合諸侯。公又往焉。魯無不忍之意。豈孝子之心宜若是恝。故聖人不言公會。以示貶焉。

所以勖廉恥而教天下以孝也。春秋之貶。常于其甚焉加。凡盟或彼此有約。至于同。則與之同矣。讎人之子。而與之同。可乎。是于柯猶可言也。于幽甚矣。故不貶于前而貶于此。若使莊公之念父讎爲不可忘。願爲社稷計。抑不可役。齊桓之功著矣。不與隱忍含恥以就之。則不可罪矣。奈何恬然不少置懷也。或曰。此會獨不出名。何以知莊公之不恥也。曰。以經知之。雖齊襄之在。公爲主婚。會之伐衞。及之行狩。共之圍郕。聖筆一一著之。用見其無恥。此不待貶而知其惡矣。今桓合天下之諸侯而同之。公亦同焉。無恥甚矣。是以聖人獨于此內一貶乎公。而外實予齊桓。所以書齊桓之爵也。夫忠孝廉恥。人倫之大閑。猶飲食膳羞。不可一日而忘。使爲臣子俱無廉無恥。不忠不孝。雖有四海。惡得而治諸。先王所以制復讎之禮者。豈謂申孝子之寃而已哉。誠恐忠孝之薄于天下也。如魯莊公者。又烏能免于聖人之貶哉。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其不出內名何。曰。貶其背中國而與夷狄也。是時。齊桓公既歿。諸侯莫相統一。夷狄復肆侵軼。宋公首舉曹南之盟。紹霸業。雖無齊桓之賢。其志亦足予也。列國不能與之同心協力。捍衞中國。而復引强楚爲齊之盟。卒使楚人得志。執宋公于盂。敗宋師于泓。圍陳伐齊。方行中國衣冠之俗。幾于遂泯。故聖人于此。外皆書人。而內不出名。以示貶焉。夫四夷可以兵威。不可輕以禮讓接爾。以禮讓則必啓其貪婪之心。楚自晉文之後。爭主夏盟。至靈王卽位。遂大求諸侯。爲會于申。執徐子。殺慶封。誘滅陳蔡。而戕殺其君臣。至于投龜詬天。欲必吞噬寰海。其後吳越繼興。效楚一轍。中國遂橫潰輻裂。無可奈

何。而春秋終焉。本其由來。皆諸侯有以啓之也。然則夷狄何可輕與同事哉。是以春秋許夷狄不一而足。此齊之盟所以不免聖人之貶也。僖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案經。齊人下有陳人字原本脫去。今增入。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其不出內名何。曰。貶其踰禮而要上也。夫楚自泓戰以來。猖狂不道。鯨吞虎噬。陵暴夷等。列國之君。俛首從之。晉文奮起。征曹伐衞。敗得臣于城濮。盟諸侯于踐土。夷蠻褫却。諸夏復競。王室復尊。功足錄也。然文公既再召天子監盟矣。今又使大夫致王臣。盟列國于翟泉。是皆挾上以臨人。瀆大典而傷名教。如此何可言也。故聖人于此。外皆書人。而內不出名。以示貶焉。夫王者之能制天下。以其尊無與伉。勢無與敵。不可得而屈也。如得而屈。諸庸詎不能制天下。必至于失天下。此晉文雖有蓋世之功。振主之力。翟泉之舉。猶不免于聖人之貶。書及盟而不出內名者四。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是也。宿之盟。何以主客皆不名。曰。不予之也。夫盟會之禮。天子或以發邦國之令。而申天下之政。諸侯專之。猶曰不可。況大夫乎。隱桓之際。諸侯無大小皆專而行之。文宣而下。大夫無內外皆專而行之。不正甚矣。聖人惡之。故春秋之始。諸侯爲盟會。則直書之。以著其不正。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大夫爲盟會。則貶之。以甚其惡。及宋人盟于宿。是也。至于文之二年垂隴之盟。不書外大夫名氏。譏自是政在大夫也。自文公以前。有書內大夫與諸侯盟者。以其重在諸侯。不俟貶乎內而見也。說者以宿之盟俱微者。是未盡聖人之旨也。隱桓之際。政未逮大

夫況微者有專盟會之事乎且微者之事聖人不登于策以其位卑權輕不爲國利害此所書之大法也夫上下有常勢尊卑有等衰不可踰也上之所爲下者不得而擅卑之所事尊者不得而親易此亂之道也是以春秋尤謹于名分今齊以高傒盟莊公晉以處父盟文公是以大夫敵國君也魯不使正卿盟蘇子是以國吏敵王臣也其亂上下尊卑之分如此將不可以訓矣故聖人于此三者內皆不出名以見其義凡公與外大夫盟非大夫專伉公自屈體與之則書人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之類是也外大夫專伉則名之以著其惡今書高傒處父則罪其專伉亦可知矣雖然高傒不去氏而地盟處父去氏而不地盟何也曰防之盟莊公欲婚于齊雖高傒之伉亦公之志至處父之盟則晉侯以文公不朝爲討故屈公與其臣盟是魯之恥故處父去氏以重其貶不地其盟諱之也或曰處父不氏未命也據次年救江書陽處父豈至是始命之也重其貶可知矣或曰蘇子書及盟烏辨其與內微者曰王之卿大夫其尊與國君同如實文公與之盟則勢均位敵不俟乎貶而後見其不正也春秋自文公之世政在大夫故大夫盟會則書人今內不出名用知其微者也故曰春秋之有貶而後見其義者此之類也書及伐而不出內名者二〔原註〕桓十二年及鄭伐宋戰于宋故不在此數并在戰說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僖四年及江人黃人伐陳是也之二者非獨罪其專兵又有旨也據左傳宋與邾爭强而伐之是伐邾者宋志也桓公背趡之盟從宋伐邾其無故棄信毒民如此惡甚矣故聖人不出內名以貶之書及者以我主之專惡于魯也伐陳之役魯實受命于齊討

陳。以轅濤塗之誤道也。是時。伐楚方退。師未返國。非公親行。則大夫帥師以往。今內不出名者。不予受制于齊也。書及江人黃人。若我帥二國者。不予齊桓之討陳也。諸侯受命天子。正也。諸侯而受命于諸侯。非正也。陳大夫不欲諸侯之師返由己者。師不整也。齊侯知討人之罪。而不能省厥躬。豈古賢方伯之事哉。故聖人不予其伐陳也。此二役俱非微者。其不出內名。皆不予之。亦各有旨也。凡書戰與平。皆不出內名。何也。曰。舉國之辭。以民衆爲重也。平則釋憤解怨。民免于干戈之役。戰則驅民之死地。其利與禍不止繫君大夫而已。故二者聖筆不出內名。舉國之辭。以民衆爲重。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春秋所書。大致亦以民事爲重。又凡外大夫來聘而後盟者。盟在大夫也。故內皆不出主名。不予其專也。成襄之世。諸國大夫專權。尤甚。雖承君命來聘。復自要結信誓。以從其欲。故不出內名。示不予也。至定哀之際。諸大夫伉君而致國。或自相傾覆。皆藉外國之援焉。其禍兆基于專盟矣。此聖筆所以一一書日。謹其兆禍端故也。〔原註〕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襄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蒙。凡此者。皆以來聘而後盟者。只書名。不書其地。在其國都可知。惟盟于蒙獨地名者。非其國都也。天子會諸侯。或有大疑。則爲壇盟于都城之外。魯侯與列國大夫盟于都城之外。其惡可知矣。公穀之說得其義。先儒或曰。不出內名。則公爲從簡辭也。春秋之辭雖簡。而必使足以辨事實。不如是之簡也。○案。十一年。原本無一字。經文。郤犨來聘。係成公十一年事。今增入。

有蜚辨

聖人于春秋記災異。記災重其害及于民。記異者人道失敗。而兆禍亂。皆所以警訓于世。非是二者。不登于策。故一穀之災必書。而月蝕之變不書。以月食者常事。而穀爲食用。一穀不登。民或艱食。示憂民也。〔原註〕春秋一災亦書。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是也。公羊云一災不書。非也。或曰。周之十月乃夏之八月。未當隕霜。蓋隕霜。未當殺物。此記異也。若然。但書隕霜殺草足矣。何必指言菽也。蓋不知聖人以民食爲重。一穀不登亦書。示後世之憂民故也。莊公二十九年。書有蜚。說者云乃蠮螉。卽負盤。臭蟲。案爾雅。蜚蠦。螉。郭璞注。螉卽負盤。臭蟲。原本負臭誤員具。今改。又郭璞但云螉。而不云蠮螉。則以爾雅蜚蠦連讀。此處所引。乃兼採刑疏也。果爾。則非災非異。聖人何錄焉。據山海經。蜚如牛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有兵役。案見則有兵役。山海經作見則天下大疫。劉原父釋春秋引之。作見則其國大疫。此云兵役。或常時引用之訛。或山海經傳刻不同。正此物也。〔原註〕郭璞贊蜚云。蜚之既名。體似無害。所經枯竭。甚于鳩厲。萬物攸懼。思爾遐逝。○案。今本山海經圖贊。既作爲。攸作斯。凡言有者。皆以有爲非常也。非常者。謂非災則異也。案春秋書有蜚。後中國霸侯相繼。而干戈歲侵。勞役日滋。自成公而下。比文公以前。年代相若。而侵伐盟會。弑滅叛亂。幾倍于前。獲麟而後。强弱相并。遂時爲戰國。及于秦氏。天下生靈。塵殘于兵役矣。蜚之爲兆。抑信然。或曰。先儒謂春秋記異。不言其事。應子今云何矣。曰。是推達者之言也。天下遠固有不可得而知。亦不可以一定而論。然天事恆象。禍福之來。其兆必先。故春秋于變異。雜人事而書之。將使智者觀焉。則自得之。而中人亦知恪敬天戒。恐懼修省。不敢自逸。此其大旨也。其所記者。豈徒然哉。此未易與淺學者論也。或曰。鸜鵒言有來巢。何也。曰。鸜鵒于他方爲常禽。非以巢育于魯爲無。〔原註〕傳云。鸜鵒不踰濟。故書有書來。如自他方而來。書巢。此亦記異也。蜚蜮之類。非常物。故直書有而已。夫神以知來。凡祥與異。皆來事之驗。史氏所

載。抑班班可考。而漢儒不達。多附會爲之說。故使好辯者謂皆不足信。蓋亦未之思耳。

不書弑君之賊辨

春秋之文。有罪衆人之所不罪者。有疑衆人之所共疑者。罪衆人之所不罪。不予姦人之幸免也。疑衆人之所共疑。慮無辜之濫及也。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皆聖人垂世之軌範也。是故許止之進藥。趙盾之出奔。楚比之刦立。歸生之懼譖。陳乞之泣訴。皆非親剸刃于君者。而仲尼一一以弑君加之。不予姦臣之幸免也。鄭伯髡頑、楚子麇（案。麇。原本作麋。今從經文改正。）之死。有不可知者。仲尼皆以正卒書之。不原其賊。何慮無辜濫及也。若包藏禍心。以爲國患。使得幸免。則大僞大姦者獲逞矣。若迹涉闇昧。必加之刑。則良善稚弱有以誣罔而受大惡矣。此春秋之訓也。左氏以二君書卒。皆從其赴。且雖甚講修（案。講修二字。義不可解。當有訛誤。）之人。亦知弑君爲大惡。春秋之時。弑其君而自立者衆矣。又肯使赴于鄰國曰。某弑君乎。使弑者皆不以實告。春秋又何從而書之。蓋二君之死。事涉闇昧。不可決知。故聖人不書弑。示與衆共疑也。果當時明知子駟之賊鄭伯。公子圍之縊楚子。豈得不書哉。莒庶其、密州、齊悼公三人。傳皆言以弑死。而經書卒。其意亦若此。不然。作傳者妄。當以經爲正。

書至辨（原註。魯之出。而有二事者。或以前事致。或以後事致。或不致事。或本其事致之。三家諸儒皆失其義。故詳其說焉。）

魯公之出。春秋或書至。或不書。何也。所以謹公之行而且致其義也。國君一國人神之主。出入之際。存亡

以之。不可以輕。古之君國。非述職與夫王事。未嘗出境。以其不可輕也。東遷以後。諸侯僭亂。出入無度。興旄金鼓。交横天下。非其侵伐則盟會之行矣。故聖人于其出而有憂危。則書至。雖無憂危。而久留于外。亦書至。所以然者。示君人者不可輕也。國衆不可久于外也。案隱公之世。當春秋之初。天下之亂未甚搆。雖有盟會侵伐。未嘗書至。至桓公盟戎于唐。會諸侯伐鄭。致會致伐。始于此矣。莊僖之際。盟會至數。而鮮致者。蓋是時齊桓外攘夷狄。內安諸夏。屢合諸侯。不以兵車。故魯公之出。無他虞也。成襄之間。晉楚爭霸。干戈歲侵。故盟會鮮不致焉。昭定之時。諸國大夫專政。尤甚。魯亦有季孫之患。故終于獲麟。公出罕有不致者。雖內伐邑亦致焉。由此言之。則書至者。危其行也。懼其不至。故書至也。猶之大夫使而歸。未嘗書至。惟被執而歸者。則書至。皆憂其不返。幸其至而書也。（原註）襄公自楚還。至方城。聞季孫取卞。遂不敢入。則知書至者。危其往而幸其至也。然魯公一出而有二事。或以前事致。或以後事致。或不致其事。或本其事致之。則又有旨也。案聖筆所誌。如二事俱正。則以前事致。俱不足取。則主後事而致之。有善惡焉。則擇其可道而致。或惡之。或予之也。僖六年。公會諸侯伐鄭。遂救許。公至自伐鄭。是時。齊桓公霸諸侯。討鄭。以其逃首止之盟。而救許。則有憂中國之心。此所謂俱正。故以前事致。著其本謀也。定四年。公會諸侯于召陵。侵楚。盟于皐鼬。公至自會。晉侯合十有八國之衆。謀爲蔡伐楚。終亦不克。而使伐楚救蔡之功反歸于强吳。雖復盟于皐鼬。何所爲哉。故書曰侵楚。明其不敢顯然舉兵以臨之。書曰公及諸侯盟于皐鼬者。不予晉侯之專是盟也。凡公會諸侯而後盟。未有

再出公而言及者。以其主在于外也。獨此再出公而言及。惡晉侯不能攘夷狄而安中國。不予之者也。故以內爲主。而書公至自會。所謂俱不足取。則主後事而致之也。所以反主于我者。如非彼焉。以見其不足予也。成之七年。會諸侯救鄭。同盟于馬陵。十七年。會諸侯伐鄭。同盟于柯陵。是時。中國不振。諸侯無桓文之資。不能與楚爭鄭。雖有救之伐之之役。徒勞而已。故皆書至自會。著其救之伐之之不足道也。僖二十八年。會于溫。遂圍許。公至自圍許。以後事致也。襄十年。會于柤。案。柤。原本誤作桓。據經文。襄公十年。會于柤。杜注。楚地。莊加反。今改正。遂滅偪陽。公至自會。以前事致也。蓋溫之會。晉文致天王而朝之。柤之會。則會吳而滅中夏之國。故一則以前事致。一則以後事致。所謂有善惡焉。擇其可道者而致也。（原註）召天子。不可道也。故以後事致。曰至自圍許。滅諸夏之國。亦不可道也。故以前事致。曰至自會。又僖四年。會諸侯侵蔡。遂伐楚。盟于召陵。公至自伐楚。是時楚國猖狂不道。侵犯中國。齊桓病之久矣。會于檉。盟于貫。以謀之。蔡其與國。于是侵蔡伐楚。盟屈完于召陵。卒使強楚率服。訖桓之世。截然無侵突之患。則齊桓之功著矣。故以伐楚致。所謂本其事而致之。予其伐楚也。襄十一年。案。盟亳城北。會于蕭魚。據經文。爲襄公十一年事。原本作二十一年。誤。今改正。會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是年。又會諸侯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此晉悼之霸也。鄭自桓文死。或卽夷狄。或歸中國。故晉悼比歲大合諸侯而伐之。鄭輒反覆。亳北之盟。鄭雖同之。尋又叛去。故書至自伐鄭。以見盟之未能服鄭。蕭魚之會。鄭卒歸中國。楚不敢爭者二十年。皆晉悼之迹。亦可道也。故書至自會。予其會之也。然則齊桓伐楚。盟于召陵。不以會致。何也。曰。征伐、刑也。盟會、禮

也。禮以綏中國。刑以威四夷。楚、南夷也。未嘗與中國盟會。伐之可也。盟也豈得已哉。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此之謂也。鄭、中國也。嘗與中國盟矣。伐之爲不得已。會之爲可道也。故于鄭致會。予其會也。于楚致伐。予其伐也。言伐不足以懲之。此聖人崇中國、外四夷之深旨也。又襄十八年。會諸侯同圍齊。案。盟于祝柯。至自伐齊。爲襄公十九年事。雖與會諸侯圍齊歷時不久。而年代不可混淆。似脫次年二字。盟于祝柯。至自伐齊。此則不予列國同力而圍齊也。齊之侵暴夷等。伐之可也。畢力圍之甚矣。故以伐致。案僖公會諸侯圍許。至自圍許。特晉文始霸。兩合諸侯。許皆不至。圍之可也。此不以圍致。則不予列國圍齊可知矣。又成十三年。公如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公至自伐秦。以見公之朝王非其本志。則惡可知。知此所謂本其事而致之以惡之也。又成十六年。案。成十六年。原本作十七年。據經文。執季孫行父。事在十六年。則會諸侯伐鄭云者。當亦即指沙隨之會。傳云。會于沙隨。謀伐鄭也。且經書不見公。指晉侯也。篇中云不見禮于晉侯。則非。十七年冬之會。諸侯伐鄭明矣。今改正。公會諸侯伐鄭。晉人執季孫。公至自會。以公不見禮于晉侯。故以會致。所謂不致其事也。然則同圍而致伐。不予其圍也。會伐而致會。如不成伐焉。諱之也。又襄三年。公如晉。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此不予晉侯盟公于長樗也。天子盟諸侯于國城之外。禮也。諸侯而盟諸侯于國城之外。嫌也。故曰公至自晉。不予之也。是故以地以國致者。直謹其行也。以事致者。有予有奪。微旨在其中矣。公羊曰。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則成十六年案。六。原本作三。亦誤。今改正。沙隨之會。諸侯不見公。書至自會。是年。又會諸侯伐鄭。晉人執季孫。書至自會。此豈得意乎。穀梁曰。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且會于溫然後圍許。伐鄭然後會蕭魚。而俱以後

事致。如以盟會爲大。則會溫不當致圍許。如以征伐爲大。則伐鄭不當致會。如以二者爲偶。則伐楚盟召陵。伐鄭盟亳城北。則何以皆以前事致。左氏謂告廟則書至。且諸侯宗廟必在都內。昭公失守在外。如齊如晉盟于鄟陵。皆書至。豈告廟乎。蓋出必告廟而後行。反必定而後告廟。此邦君之常禮也。左氏說乃當時之常禮耳。而不知聖人書至者。所以謹公之出。且以示義焉。冀後世覩此而知國君之舉不可不慎也。三家之說。俱失之矣。又夫人例不書至。獨文公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譏夫人無父母而歸。故書至。危之也。文姜之淫亂。幾于泯國。文公不監前禍。復縱夫人非禮而行。（原註）禮。父母終。不許歸兄弟之家。故仲尼特書于經。所以勖後世閑有家之道也。

春秋辨疑卷三

石鷄辨

孔子本準魯史。兼采諸國之志。而作春秋。著王道失政。馴致禍亂。而譏切當世。故簡其辭。微其旨。筆則筆。削則削。以成一經之訓。非止盡依用舊史事辭也。其大略猶見于傳記。據家語孔子讀晉志。見董狐書趙宣子弒君事。曰。惜也。出竟乃免。〔原註〕時趙穿弒君。宣子出奔。不越境而返。故家語左氏皆載孔子歎惜之言。然皆未明孔子之心也。凡春秋書某人弒君。非書其親刺刃者。書其爲首者耳。大臣之作逆。亦未必自手刃。必有爲之使者。若後世梁冀司馬之徒。皆賊君之賊。豈自手刃哉。此必宣子有弒逆之謀。而趙穿爲之使耳。故董狐從而書之。孔子又從而書之。得其詳也。不然。豈可以大逆之事加于平人乎。宣子在當時號賢大夫。故孔子歎惜云云。蓋辭孫以避謗而已。非實賢之也。人固有容止賢也。平居所爲賢也。及臨利害之勢。不能守節。而甚者爲梟爲獍。蓋多有之。趙盾之徒是也。作傳記不能稽仲尼之心。而失其詳。後之學者則又曰趙盾實不弒君。其失益遠矣。

今春秋亦書趙盾弒其君。是則孔子依晉史所誌而筆之也。又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叔時一言之信。今春秋止書丁亥楚子入陳。不載叔時之語。是則孔子因楚史所誌而削之也。〔原註〕所謂讀史。理必楚國之史。若魯春秋。不應載楚國之事如此之詳備。又曰。晉文公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今春秋止書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無諸侯朝王事。國語稱臧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而春秋書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亦不言圭磬。詩云。衞爲狄所滅。齊桓公攘夷狄。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春秋止書狄入衞。不言齊侯封衞。書城楚丘。亦不言衞徙。書序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

殺。而春秋書曾人及姜戎敗秦師。左氏載衞甯殖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衞甯殖孫林父出其君。而春秋無書逐君之臣者。推此質之。則知仲尼于春秋。有筆有削。以成一經之訓。非止盡依用舊史事迹辭語明矣。是春秋之辭。聖人之辭也。經書云。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歐陽永叔以六鷁石五名數先後之書之不同。皆無意義。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鸜鵒來巢。不書幾鸜鵒。豈仲尼獨謹于記石鷁而忽于麟鸜鵒乎。聖人記災異。著謹戒而已。何必謹于名數。此說非深達春秋者也。且既曰孔子筆削矣。（原註）永叔亦云。筆則筆。削則削。使舊史所誌如此。而無意義。自當削之。何必留此。則惑後人。且既筆之。則是有其旨矣。六經惟易春秋出于聖人手。而春秋紀事不尙文。其辭尤簡嚴有法。一字重輕先後不妄下。如星隕、隕霜、而復、乃復之類。是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二子之廢君命則同也。然乃者、而之難辭。（案。而之難辭。原本作而難之辭。今改正。）故敖書而復。下書其奔。遂書乃復。下書其卒。則知敖以姦無故棄命。遂以病。不得已而後返。則其罪亦有間矣。所謂一字重輕不妄下。有如此。自上而落謂之隕。星霜皆隕。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隕後言霜。星麗于天。見隕則知之。故指言星隕。所謂一字先後不妄下。有如此。其書災異事。亦各有旨。故日曰有食之。不名其食者。不得而知也。（原註）傳曰。歆然不見壞。有食之者。于郊牛曰鼷鼠食。名其食者。可得而知也。螽螟不言有者。常物也。以其爲害。故出則名之。（原註）書曰螽螟而已。蜚蜮曰有。非常物也。（原註）有蜚。有蜮。有則爲非常。非常者。謂非常則異也。麋先言多。蝝後言生者。（原註）多麋。蝝生。蝝害物之蟲。不宜生。故

直名其生曰蝝生也。麋者所有也。〔原註〕澤之常物。多則異常。抑或爲害。以多目之曰多麋也。猶之大水大雪。皆以大然後爲害。故以大目之曰大水大雪也。獨桓八年。案。八年。原本作三年。據經。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則三字爲誤。今改正。雨雪不言大者。十月、今之八月。誌其異常也。〔原註〕不爲災害。則不書也。然則曰多者不宜多曰生者不宜生。蝝生雖在冬時。不傷禾稼。然而害于蔬者。民之食也。傳曰。蔬不熟謂之饉。故春秋誌之。亦憂民也。說者皆云。蝝生。幸其不爲災。非也。不爲災。則春秋不書。曰有者。不宜有。曰大者。不宜大。故不特書名而已。〔原註〕必言有。言多。言生。異于螽螟止書名而已。鸜鵒曰有來巢。鸜鵒者。他方爲常禽。本非巢育于魯。爲無。〔原註〕傳曰。鸜鵒不踰濟。故書有。書來。〔原註〕來者。自外而來也。書巢也。如此則名。以隕然後知其石。見數。故曰隕石五。鷁先日其數。然後知其鷁之退飛。故曰六鷁退飛。春秋書法當然也。二者常物。不可言有。惟隕退飛爲非常。並數誌之。此記異也。不可與麟鸜鵒同而論。麟非常物。鸜鵒魯之所無。其有來狩獲。則異矣。蓋歐陽子抑未達災異二事。聖人于春秋紀災異。紀災重其及害于民。示後世之憂民也。紀異著人道失政。而兆禍亂。所以警訓于世。非是二者。不登于策。故月食之變。未嘗一書。以其常事。非災非異也。凡書螽螟水旱蝝生之類。紀災也。書日星之變。地震山崩隕石鷁退之數。鸜鵒有來巢。與夫西狩獲麟者。紀異也。異之小者。容或無應。然禍亂之來。其兆未有不先見者。故聖人謹于紀異。將使智者觀焉。則自得之矣。聖人作春秋以待後之君子。故辭簡旨微。非若五經文理成誦。童蒙可肄也。則其所書豈止徒爲勸戒而已矣。歐陽子又曰。孔子仕于魯。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魯史。自隱公

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始終無義。其說愈爲無據矣。案傳。孔子自衞反魯。在哀十一年。至十四年始獲麟。使孔子家藏舊魯史。孔子歸得之。則所書不及獲麟。若得史于國。則國史固有掌之者。無緣獨得其殘編斷簡。理必取之于國。若曰獲麟之日。適孔子取國史修之。則春秋編年盡誌夏秋冬首月以備四時。不爾。則盡于十三年可矣。何必絕筆于獲麟之一句。如此。則謂得魯史止于獲麟者。其說爲無據矣。魯之先代。不經秦火。亦無衞國狄人之難。故都朝市典章文物仍存。不應史獨遺如此。則謂得魯史止起于隱公者。其說爲無據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如此。則謂春秋始之無義。不可也。案經曰狩。不言所獲。惟西狩獲麟。其年只書此一事。如此。則謂終之無義。爲不可也。雖然。歐陽子之學。抑二三矣。既曰得魯史始于隱公。又曰黍離不復雅。孔子修春秋。既曰紀災異。著勸戒而已。又推陰陽五行以論災異。曰、孔子得書自堯典至于秦誓。又曰斷堯迄秦。秦誓十有一年。則曰武王卽位十有一年。案。武王。原本作我王。誤。今改正。又曰、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是徒肆一時强辯。以屈服學者之口。亦竟無的論也。唐韓退之作獲麟解。以麟爲不可知。又出非其時。意謂非王者之瑞。乃聖人不祥之兆。不欲負其說以較異前人。故微其辭。永叔因此遂又曰無義。是又未善讀退之之書。退之之意亦謹矣。大儒先生。世所信仰。吾恐後進借此而誣聖經。故特爲之辨。

諱辨〔原註〕案。襄公十年。諸侯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今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

諱者何。不斥言也。避其名而孫其辭。以盡愛敬之道也。爲尊者諱何。王師不書戰。天王不言奔。衞朔不稱諸侯納。是也。爲親者諱何。魯君見弒不曰弒。夫人見殺不曰殺。出奔曰孫。戰不言敗之類。是也。爲賢者諱何。曰。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原註）直書之則割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此仲尼撥亂救荒之志也。滅項不言遂。踐土之盟不書天王。是也。春秋其事齊桓晉文。故聖人書二侯之事。有爲之孫避。不斥言者。有微旨也。僖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滅者齊也。不書夏遂滅項者。不斥言也。不斥言也者。有微旨也。齊桓之功著矣。齊桓之事終矣。（原註）冬。齊桓卒。而又昧此一舉。故聖人于此不斥著其惡而爲之有孫避之文者。以其有衞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爲齊桓諱也。欲後人覩聖人于此有孫避之辭以見不善焉。而爲善者勉之。令終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晉侯致天王而下盟諸侯。此晉之不正也。今列書諸侯盟于踐土。次書公朝于王所。若王不在踐土然者。不斥言也。所以不斥著晉文之惡而爲之有孫避之文者。予其有一羣后。禦四夷之功也。嗚呼。非實爲晉文諱也。欲後人覩聖人于此有孫避之辭以見不正焉。而欲有爲者勉以從正也。所謂成其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也。春秋爲賢者諱。特此二處。其說可通。然文微而實不沒也。公穀稱爲賢者諱不一。穀梁又云。爲尊者諱恥。爲親者諱疾。案春秋爲尊親諱。亦各隨其事。有不可斥言者。非爲定其恥與病。然後諱也。又云。爲賢者諱過。案。爲賢者下。原本脫諱字。今補。其說皆非也。齊桓晉文之爲賢。特賢于春秋之諸侯耳。仲尼于此二人之事有爲之孫避。不斥言者。非其賢也。將以示天

下後世之法也。故其爲之諱者。特微其文而不沒其實也。如上書齊人徐人伐英氏。次書夏滅項。中間無別事。齊項之實亦不沒矣。如上既列諸侯盟于踐土。次書陳侯如會。次書公朝于王所。又上既列諸侯會于溫。次書天王狩于河陽。次書公朝于王所。則皆文致天王之實亦不沒矣。故春秋所諱。非沒其實也。特不斥言之耳。先儒以爲賢者諱攻二傳之妄。亦未之盡。特不可一一從其說而已。

遂事辨

聖人之于臣子。有責其守經事者。有予其適變事者。責其守經事者。嚴上下之分也。予其適變事者。通一時之權也。不通其權。則持祿之人畏事偸脫。或爲國媒患而招後悔。不嚴其分。則好名之人要功生事。或至亂國之大常。是以聖人兩通其情。以示天下後世。使爲臣子者。度義而後行。不敢妄作也。故春秋書遂事。有予之者。有罪之者。曰遂城虎牢。遂伐楚之類。予之也。遂逆王后。遂滅偪陽之類。皆罪之也。〔原註〕澶淵之會。虎牢之役。皆大夫之事。而澶淵之會。諸侯大夫皆貶書人。而虎牢無貶文。則知其予也。凡書遂。以經文貫之。則聖人褒功貶罪之意自可見矣。如齊自即位至僖之元年。凡會遇盟總十有三。皆書爵。舉兵者十有四。皆書人。至侵蔡伐楚。始書爵。較之前者書人。則知其予之矣。以其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始著故也。

不書諸侯恩惠辨

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有失焉。不以淪亡。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霸。大則以王。是二者。王人操之。俱不可失。然威之爲用。足以制人而已。王政之末也。足以得人者。必資之于

福。福者。積微以爲用。以晦而彰。以柔而强。及其至也。威不足以言之。是王道之本也。何謂福。恩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以討有罪。以詰邦國。以威天下。莫大于甲兵。而甲兵之事以衆齊。衆或叛貳。則雖有知勇蓋世。不能以獨勝。是用之者必有道也。故曰王政之末也。至于恩惠所在。人懷而歸之。雖行之以無心。而歸之者必以誠。人誠而歸之。則爲之服勞。爲之犯難。將惟其指顧而奔走之。大夫得此。必至變家而爲國。諸侯得此。必至變國而爲天下。則雖有甲兵之利。莫之能制之矣。此之謂以柔而强。矧人歸之。則天從之。猶影響之必效。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以晦而彰。故曰王道之本也。較斯二者。如不得已。失威猶可也。福去則本亡。猶能以獨存者。未之有也。故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弓矢得專征伐之威。未嘗偶予臣下。得私恩惠之福。誠知威之爲末。猶可以分人。福之爲本。獨操之不可失也。故禮家施不及國者。不予大夫得作福于國也。詩戒諸侯專封者。（原註）詩曰。無封靡于爾邦。齊桓之盟亦曰。無有封而不告。則周制不與列國專封可知矣。不予有國者得作福于天下也。周官。凡施惠必以王命。而誦王志者。班行邦國之間。皆深慮威柄下移。民不有王。强侯大夫乘之以軋己。故設官播告。防禍于微。如此。豈非福者不可失耶。春秋間有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滅人之國。已而復之者。以一時論之。似無害于王。然力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威亦大矣。釋而不殺。若復畀其人民社稷。惠亦厚矣。有威可畏。有惠可懷。商紂之時。此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夫姦雄乘之。必至吞弱兼小。雖無商紂。猶將睥睨神器。故仲尼書執人之君、滅人之國者。著其無王罪之也。至于釋而不殺。復畀其人民

社稷。則皆不書者。示不予邦君作福于天下也。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王之壹柄去矣。若諸侯推恩布惠于天下。從而書之。則威福二柄皆出于下。王道于是絕矣。尙何以訓。況福者王道之本。本存。則王道可以興。本去。雖威存亦終必亡而已。況威已去王室耶。故不書于經。存王道也。夫宋之公子。驟施得衆。遂以弑其君而篡國。齊之田氏。厚施得民。卒之以傾齊。二者皆以不義行惠。猶克享其南面之貴。況以德行惠者乎。傳曰。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則知王之存亡。實在于福。威亦末矣。且周室東遷。威柄下移。雖終不振。而天下共尊而上之。如衣裳之有冠冕。子孫據位保族。猶歷世數十。誠以文武之澤洽于人心者未忘。王之威靈未盡喪故也。至秦以干戈合天下。一尸尺土不以分子弟功臣。其强至大。而二世遂亡。惟恩惠不施。人心去而天命不佑故也。由是論之。福亡者。雖强如秦。不足以救亡。福存者。雖弱如周。猶足以自存。則王之存亡。在福威之爲末。可知矣。是以春秋具載列國擅兵以相攻奪。至恩惠之事。諸侯擅之。雖未足以傾周。皆削而不書。其意亦曰。威者末也。雖去王室。足以啓亂。未足以遽亡。猶可言也。故書之。以見其亂。福者本也。本亡則亡。無可言也。故不書。以示其存。冀後之君子。觀其所書。而知天下之所以亂。索其所不書。而知王之所以存。知其所以亂。則知其治矣。知其所以存。則知其亡矣。知治知亂。知存知亡。先王獨立于天下。以此也。居治而不知其亂。居存而不知其亡。此後世所以失天下也。春秋具其義。所以訓也。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此之謂也。

或問曰。齊桓存二亡國。而封衞之功尤爲彰著。衞人欲厚報之。至形于篇詠。當時歸其仁。而遠人自是嚮慕。江人黃人來會于貫澤。是也。厥後義士以爲膾炙。談于暴君之前。班班見于傳記。則是通天下皆以爲善矣。觀木瓜之什。列于國風。則是聖人亦以爲善矣。于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曰。夫存亡繼絕。建邦開國。正所謂作天下之福。王人秉此。以懷人心。以永天命。不可失者也。王者在上。天下之福已歸于方面之君。尙何以爲王。此所謂不可言也。仲尼不書于經。俾讀春秋者如無其事焉。所以示王道之存也。若直書曰、狄人滅衞。齊侯封衞于楚丘。則爲無王矣。後世徒知其善而慕之。幸而遇如周室。民未忘德。而有齊桓。猶可言也。一不及焉。天下去矣。如此。亦非春秋所以垂訓之義。何以爲春秋。諸儒至此。紛紜其論。蓋不知聖人于春秋。有不書以見義者。亦不止此。凡當書而不書者。則各有義也。（原註）齊桓城邢。城緣陵。皆率諸侯以往。而二國亦未滅。此正方伯救患之義。故仲尼書于經。善之也。至于衞已滅于狄。及得再建宗社。止出于齊桓。夫居諸侯之地。而擅王之權至此。所謂陰疑于陽。不可言矣。爲王而失其權至此。亦不可言矣。故聖筆不書于經。如楚之封魚石。吳之封慶封。楚平之封陳蔡之類。皆不直書于經。其義亦如此。或問曰。春秋常事不書。爾又曰、不書以成其義。如此。不書則亦有非常事焉。不書一也。常與非常。又何以辨。曰。子謂春秋何爲而作也。夫春秋。聖人遭亂而道不行。假之空言以遂其志之書也。周道壞于幽厲。及平王卽位。大政大法所以統釐邦國綱紀天下者。皆諸侯擅行之。所謂無王莫能相一。竟相傾奪。極于定哀之際。夷夏交亂。大者慮敵。小者慮滅。無復寧國。周室之在其間。僅守位號。如爝火之將晨。一噓可滅矣。然而先王蓼蕭之澤。行葦之仁。漸民被世之深。亂侯賊國將欲犯上。則慮天下倡義。合以

害己逆謀未出諸口氣已索矣此豈天命未去實人心未忘爾周之王業基本之固如此自平而降卒不能反之于正者非特威權之去而已抑亦王自無以王非天下已無王也仲尼出承其後覩天下之政所以亂而無治周之基業所以存而未亡而無位以行其志以治其亂故私竊春秋之載裁成其文以訓于後而是非予奪及乎當時不敢指斥于辭也于是有書不書（原註）若周不書，出示王者之無外也，王師不書戰，示王者之無敵也，此之類皆存王法以垂于後世，非爲當時而言，有書而貶之者變文以書之者（原註）若晉文召天王以盟諸侯，則書天王狩之類是也，有譏其非先王之法而書之者（原註）若求車求金之類，皆譏其非先王之法而斂財之非制也，仲尼于魯，尚正假爲之名，豈有天王至尊，徵賦于下，而謂之求，則其譏可知矣，據先王之法書而正之者（原註）若吳楚皆僭號稱王，止書爲子，蓋夷雖大，爵不過子，先王之大訓也，凡此類皆擬議至理以成其訓莊子所謂議而不辨孟子所謂竊取其義者如此聖人窮而在下之書言也聖人達而在上則舉是道施諸行事則設而爲帝王之制言而爲典誥訓命之文是非予奪著爲刑賞禁令善善惡惡公于天下春秋無庸作矣豈謂春秋止擇事之非常者直誌于策也哉

邾儀父辨（原註）愚案，經且後書邾子克卒，則知儀父是字也，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儀父者何邾君之字也邾本附庸以其未王命故不得書子所以異乎五等諸侯也以其君國故特書字所以異乎諸侯之大夫也未命而不書爵尊王也君國而書字尊君也春秋道名分之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夫微國附庸之類朝覲不籍于國而王之爵命亦有未之及其交結大國至于刑牲歃血理宜有之且止邾魯二國私盟可知何功何善而可喜可褒況諸侯專盟始于

此聖人獨先取貴于春秋乎必若以書字便爲善則桓公及邾儀父盟于趡亦褒之美之耶此不攻而自破矣或曰儀父名也附庸之君書名與郳黎來同若行父季孫行父皆古人名其說亦非也案春秋書字例有四天子大夫書字諸侯天子命大夫書字〔原註〕禮諸侯三卿皆命于天子周官所謂設其參是也此舉大國而言也次國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一卿春秋之初諸侯天子命大夫猶有見于經者夷伯原仲蔡叔之類是也附庸之君書字〔原註〕邾儀父蕭叔是也天子大夫天子命大夫書字尊王也附庸之君書字比天子食采大夫也〔原註〕食采大夫有王命而不得世附庸其地而無王命其勢等爾凡此典禮之常法也問又有褒之特書字者此聖人之筆也邾附庸之君最鉅者其後見于盟會書邾子終于春秋非郳之比也〔原註〕邾人首預齊桓北杏之會又從齊宋同盟始書邾子克卒此必齊桓爲之請命故得書子○案同盟原本誤作用賢考經莊公十六年同盟于幽有齊侯宋公下文即書邾子克卒則用賢當是同盟之誤今改正郳以隘陋禮不足比之列國大夫止書名爾春秋正名定分必原于實非拘拘守先代一定之法蓋有從違焉以待後世知變之君子也是故杞夏禹之後初見于經書侯其後書子以杞用夏變夷不足于侯也吳楚自號稱王而經書子其意方以王法一天下不容有二王亦以二國皆夷不足以王也古者四夷雖大爵不過子故皆以夷狄待之此正天下之大分也莊周曰春秋以道名分道者治之也〔原註〕治音持非姑循其虛名而已矣此邾郳皆附庸而書名書字異者春秋之法也〔原註〕周莊王弟子克字子儀楚鬬克字子儀則儀父邾克之字益信明矣

敗績辨

春秋書戰敗曰敗績何也曰積也積累以成功猶績然也〔原註〕如績麻績苧之類夫戰之勝也非一人一日之力至

其敗也。亦非一人一日之不幸。其所由者漸矣。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偃于天下也。故寓軍政于農。講武事于田。射御擊刺。時練習之。（原註）四時皆教。甲冑器械。歲校閱之。（原註）仲冬言大閱者。凡兵事所用。無不選閱。號令則素嚴。誅賞則素信。以征不仁。以討不義。然而猶且詢謀于學。禱祀于廟。候風雲之氣。律軍旅之聲。上順天之時。下盡人之事。故能一出攻則無前。戰則必勝。是其勝也豈一人一日之力。猶績之成也。故周官以戰功名多。其敗亦非一人一日之不幸。猶績之壞也。故春秋戰敗曰敗績。冀後之君子覩此而知兵之不可不素治。而圖戰勝者在于積微慎始也。或曰。戰敗而君死。則先書師敗績。後書君滅。何也。曰。國以衆爲體。衆以君爲元。舉衆與君而喪之。則社稷猶存者幸也。故仲尼書某侯滅。觀其文若自滅然。所以警于世也。示兵戎之不可易也。

用致夫人用郊辨（原註）不言某氏。貶也。

用致夫人。左氏以爲哀姜而曰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案此四者。特禮之常爾。有一不備。何礙致夫人主于廟乎。如實適夫人歸寧而卒于途。且不得入廟乎。赴于同。殯于廟。祔于姑。則生者之事。如不備。則爲生者之失禮。何妨于死者。而不得入廟也。哀姜薨稱夫人。葬稱夫人。是以夫人之喪治之矣。以夫人之喪治之。又奚至八年而後始致于廟也。公羊謂公本取楚女爲夫人。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使爲嫡。苟以是致齊媵爲夫人。則齊强楚大。我曷敢廢楚女。齊曷肯爲楚媵。實

我見脅于齊。則廟見而夫人之足矣。又何用禘以致之。必不然矣。穀梁說。以爲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斯得其實。禮。妾嫁不廟見。祭不酌樽。僖公既君尊母爲夫人。故特禘太廟。使之預祭。是禘之設。惟用以致夫人而已。故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使其至也。妾本無廟見。于是始令預祭。故書至。言使其至。亦足以見其不宜致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有庶子爲君爲其母緦者。是妾不爲夫人明矣。以妾爲夫人。亂嫡庶之分。壞風教之首。故聖人去其姓氏以示貶焉。先儒或以爲君之妻。因其至。特設禘禮。以爲榮觀。此亦非也。果實時君之夫人。則固當有見廟之禮。特于禘爲失正。則當直書以示譏。何貶夫人之甚也。蓋以致者致其至也。故有是說。不知聖人以妾本不得預祭。今始使之見廟承事。故特書致。若始至而見焉。此微旨也。嗚呼。禘、天子之禮也。魯之有禘。周公故也。成王以是尊周公。故獨得于周公廟而行之。今雖行之于太廟。實特用之以致成風而已。非因禘而致之也。故書禘之名。凡書祭名者。非譏其祭也。僖公特設大祭。用以致妾母。惡抑甚矣。又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案二傳皆曰。用者、不宜用。其說是也。然大意皆以九月失時。故曰用郊。則未達聖人之旨矣。三月、郊之時。傳稱啓蟄而郊。啓蟄、夏之正月。周之三月。經無書三月郊者。得時無譏也。凡書四月五月。皆失時矣。奚獨至于九月而後書用郊譏失時也。穀梁謂夏之始可以承春。則四月事也。五月則不可。則經書五月辛丑郊。何以不言用。索其微旨。必成公因事特行郊禮。故曰用。以見其不宜用也。夫郊所以事天也。其行有常時。其配有常尊。于是祈農而已。豈可因他事而

特用之。故知此不特譏其非時。深惡其無故而用也。（原註）如前代秦苻堅因王猛疾病。特爲親祈南北郊之比。

大雩辨

雩者、祈雨之祭。建巳月之常祀。經無書六月雩者。常事合禮則不書也。旱則又用之。故經書雩皆建午建申之月。庸知其旱而祭也。旱則雩禮也。何以書曰大雩。非禮也。禮。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百神。魯諸侯雩于上帝僭也。故書曰大。譏其僭也。（原註）言用其大者。則知其僭矣。或曰。雩者。勤民之事。稱大者。國徧雩。著時君有恤民之意。但書旱、不雨、而不書雩。則見天雖降災。爲國者不能爲民祈澤。此二者直書。而善惡自辨。非也。十二公之中。賢者惟僖公一人而已。爾僖公之時。書大旱者一。不雨者三。雩則雨而已。豈僖公者如是不恤民哉。或曰。何以必其雩上帝哉。曰。魯郊用辛日。經書上辛大雩。則知其雩帝矣。春秋于魯惡雖爲之諱。必使有見焉。是以夫人出例不書至。而一書其至者。用見文公不能防閑夫人。以正家也。世子生。未常書。而一書子同生。不言世者。用見桓公簒逆當絕也。雩帝不可直言。而書上辛者。用見其僭天子也。（原註）雩未嘗日。所以書上辛者。以見用辛則知其僭。左曰。龍見而雩。（原註）周之六月。夏爲四月。知其爲常祀。不知其旱而又用也。穀梁曰。雩得雨曰雩。知其爲旱祭。不知其爲常祀也。至于稱大。二家無聞焉。未盡春秋之義也。夫禮者。辨上下。定民志。而止亂于微也。然禮不徒行。必待能者。故足以止亂。亦以啓亂。爲天子不能守其禮。使諸侯得僭之。是上下無辨。民志無定。則僭亂並生矣。三代之王。皆能謹于禮。所以措天下于治也。春秋經世。以明先王之志。故

于禮之失正逾分者。悉書譏之。冀後之君子前知而謹于禮也。（原附註）自夫禮至禮也一百一十四字。先生後刪去。

大夫伐沈救鄭辨

霸國大夫與諸大夫伐人。自沈始。（原註）文三年。霸國大夫會大夫救人。自救鄭始。（原註）在文九年。伐沈以其卽夷。救鄭則衞中國。春秋皆貶書人何曰不予大夫得專也。何謂不予。曰舉兵伐人。使之畏伏。所謂威也。率衆救人。使免于難。所謂福也。威福、人主之利器。諸侯擅之。則害于天下。大夫擅之。則害于國。況大夫而擅作天下威福乎。其後晉裂于六卿。魯弱于三桓。齊吞于田氏。其禍兆于伐沈救鄭。聖人見微知著。故于此二役皆貶之。所以示後世威福不可移于下而杜禍于微也。或曰。政在大夫。始于此乎。曰。前此。于此特一貶耳。或問前此之說。曰。齊桓次匡之歲。此諸侯失政之兆也。古者。列國之兵。諸侯率之以聽于天子。大夫無得將兵者。春秋之初。政在諸侯。列國之卿。雖有將兵。非其專也。故外侵伐之類。稱人稱師。猶曰某國人某國師。用見權在諸侯也。齊桓末年。會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不能躬率諸侯救徐。而使大夫將兵以往。自是諸侯因而委重權于大夫。聖人不予。故再書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凡會者外爲主。及者內爲主。其功罪善惡歸于主者。次匡救徐。皆齊桓之命。而書我大夫及者。如我主焉。不予齊桓委兵權于大夫也。至于伐沈救鄭。諸侯之權盡去矣。是以聖人譏失權在次匡之歲。貶諸侯大夫專國于伐沈救鄭之時。皆原其始也。春秋之爲書。謹于別嫌明微者。惡其似也。桓文之霸。聖人無直筆善之者。惡其似王而

終于傾王室也。大夫救衞中國。聖筆不予之者。惡其似霸而實終于傾諸侯也。非其深足以知天下之幾。其孰能與于此。

夫人書至辨

啖子曰。凡夫人初至者皆書。告于廟也。出姜不書至。貶成禮于齊也。孟子不書至。恥娶同姓。諱之也。襄定哀三公不逆夫人。故闕而不書。其說非也。案春秋書夫人至者三。文姜、穆姜、齊姜也。書夫人入者一。哀姜是也。文姜書至自齊。譏其專恣。桓公不能制也。時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則夫人已見公。而猶獨書至。見夫人不隨公而歸。專恣可知矣。言自齊者。不予齊侯送于讙也。諸侯送女非禮。況其妹乎。（胡銓附註）銓案。桓三年乃齊僖公送女。十四年僖公方卒。而襄公方即位。此云送妹。非也。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魯桓之從文姜。不如敝笱猶能制魚也。則春秋之譏明矣。穆姜至。書公子遂以者。見宣公不親逆也。齊姜至。書叔孫僑如以者。見成公不親逆也。言以不當以也。夫人、國君之配。將以承宗廟。治內政。可不敬乎。哀姜書入者。譏莊公娶讎人之子。薦獻于先君。不惟忘孝。抑非所以安神靈。故曰入。穀梁曰。入內不受。言不當受也。凡此皆失禮非正者。如以告廟爲是。則此皆非正也。若曰。因其告廟。故得書之。以見其不正焉。則夫人至。禮無不告。豈襄定哀三夫人皆不告廟。謂三公不逆夫人。則將娶于何也。殊不知春秋之未作。夫人內女事。史悉誌之。而自先王政絕。男女不正。夫婦道弊。人倫日亂。馴致大壞。皆原于禮防之隳廢。故仲尼作春秋。于昏姻夫婦之際。去其與常禮

合。而一一紀其失禮者。（原註）經書昏姻夫人內女事凡數十。皆非正。示後世所以致亂之由。俾知謹禮峻防。正家之道也。其所書不繫告廟與否。皆有旨也。襄定哀之夫人不書者。合常禮故也。嗚呼。男女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始也。正其本。然後可以正其末。況本不正也歟。正其始。然後可以正其終。況始之不正歟。

葬稱我君辨

趙子曰。葬稱我君。舉其謚也。恐涉他國。故稱我君。其說非也。薨書公薨。葬舉謚。曰葬某公。（原註）文公。桓公。自然知是魯君。若他國。則兼國號。（原註）如葬鄭穆公有鄭字。亦不俟我而爲之辨也。所以稱我者。用見其私謚。不請命于周。自我云爾。謚號于成周爲賞罰勸懲之一法。諸侯公卿有大功大德及大惡者。乃特賜之。不盡有也。案史記、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謚者少。春秋時。諸侯始皆僭用之。五等之君。又皆謚公。仲尼從而書之。以見其非正。不足以勸懲也。其後大夫皆謚子。荊楚之臣。又僭稱公。至于六國。遞舉王號。秦併天下。以王爲不足稱。遂兼皇帝之名焉。本由天子失禮馴致之弊也。春秋初。書諸國用兵。見征伐不自天子出也。書諸侯僭謚。見禮不自天子出也。書初獻六羽。見樂不自天子出也。此春秋所以始于隱也。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獲麟而後。諸夏遂微。周室終于淪亡。由四者之柄移于下也。用知天下之治。則道出于一。春秋首王月。繫諸侯行事。譏其非禮違正。正者。示治道出于一也。故曰。撥亂返之正。莫近乎春秋。惟定姒不言我小君者。定非謚也。定公之姒爾。

〔原註〕婦人以姓配夫稱。如共姜雍姬之比。襄公之母姒氏謚定。不應定公妾母又謚定。其證明矣。〔原註〕姒氏卒不稱夫人。蓋時遭定公之喪。哀公未暇推尊母氏爲夫人。葬亦未暇議謚。其後配廟。故書葬也。〔原註〕非夫人不書卒葬。此書。著其後哀公推尊配廟。同夫人也。

春秋辨疑卷四

不書來辨

凡自內之外則曰如。如者往彼也。自外之內則曰來。來者向我也。辨內外之稱也。其有當書來而不書者。則各有義也。單伯送王姬。不書來者。不予王使魯主婚于齊也。（原註）單伯・二傳以爲魯臣・而書逆・考之經傳・則王臣也・當以左氏爲信・別有論・魯桓見殺于齊。乃邦國之大亂。王不能討。反使魯主婚焉。王失政矣。莊公慘然在衰絰之中。不可以行吉禮。況齊襄乃父之讎人乎。夫忘父之讎。非孝也。王命失正。而從焉。非忠也。故不予其來。示魯不當受也。所以譏王而勖忠孝之道也。不書築王姬之館。王姬歸于齊者。見莊公之順非也。陷王于不正。而忘忠與孝之道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書來者。不予王賵人之妾母也。妾母稱夫人。自成風始。王不能正。從而夫人禮之。是亂天下嫡庶之分也。故不予其來。爲非正也。所以導後世嫡妾之分也。其不言天王者。譏王之不王。不足以承天下而正天下也。（原註）天王・天子・王・別有論・或曰。歸仲子之賵。何以言來而書天王。曰。彼直賵妾耳。不俟譏貶而義自見也。（原註）仲子不稱夫人・聖人于春秋。事有違禮失正。于是有予奪之文。裁成其義。而不指斥之。此孟子所謂竊取其義。莊周所謂議而不辨也。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書來者。無使來也。（原註）齊國無使人來・案傳文。公孫敖奔齊。子惠叔繼主其後。敖未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而卒。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爲孟氏謀。

飾棺置魯界上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請許之如此非齊專使來也案經先年書敖卒于齊見魯不絕其爲臣也（原註）春秋非大夫不書卒次年始書齊人歸敖喪見魯初不受其喪也生不絕其爲臣死而不受其喪是無禮于舊臣也薄公族之恩虧仁孝之道陸子曰我大夫喪而使齊人歸之君臣之義闕惡可知矣況臣其子而不受其喪乎主書者專惡魯也齊人歸讙及闡不書來亦無使來也（原註）時哀公伐鄆以鄆子益來鄆子齊甥爲是取讙及闡公懼歸鄆子于鄆齊人乃令讙闡歸于我亦非專使來也所以書者惡魯廢置人之君惡齊擅予奪人之地皆王法所當誅也凡此不書來同而事類異則各有義杜預謂春秋不以錯文見義此眞有左氏之癖爾未足與研仲尼之志也

子哀辨

宋子哀來奔或曰子宋姓哀名也案蔡公子履陳公子留皆國族出奔何以不繫姓而稱公子也用知子哀乃字左氏得其旨當是時臣子貪權怙恃冒居寵利至傾家赤族相繼于時如公子哀亦可謂春秋之知幾者或曰宋公之子子同子糾之類亦非也子者對父之稱諸侯薨未葬嗣君稱子者以柩在猶如父存故曰子此對父之稱也子糾齊襄公之庶長襄公卒無正嫡位次當立故仲尼正名書曰子言其當繼父也（原註）諸侯庶子稱公子言先公之子糾當立故聖筆去公字止曰子以其繼父故也以糾繼父稱子則小白篡國殺兄之罪彰矣子同魯桓公之正嫡（原註）案傳桓公以太子之禮舉之史必書世子孔子修春秋去其世字耳聖人以桓公弒兄竊國王法所誅絕故于同生不書世言不得繼世享國也止書子者所謂對父之稱也名曰有父之子爾非有國之子也春秋大逆內始于桓公聖人

罪其首惡。書之雖隱而顯。使後世有考然耳。或曰稱子一也。何以見其正與否。曰齊襄既卒而糾書子焉。則知其予也。魯桓存而同書子焉。則知其譏也。（原註）同當稱世子。糾當稱公子。春秋紀事雖止一字。而事類不同。則各有旨。故曰善惡不嫌同辭。以美惡自辨也。案。辨。原本作辭。今改正。

地名不繫所屬之國辨（原註）若山屬晉而不言晉梁山。

或曰。春秋盟會戰敗之所。與山崩麓崩。直名其地。不繫所屬之國。何也。（原註）若盟于某。戰于某。竝不言某國之地。曰。示諸侯不得專其地。諸侯受封。邦畿等衰。雖各有分域。然而功罪之不齊。先王于是有加地削地之法焉。是邦國之地制在王也。諸侯不得有也。夫能制邦國之地。然後能黜陟諸侯。能黜陟諸侯。然後制華夏于治平。故春秋書地名不繫于邦國。言天下之地制歸于王也。春秋書王月。或王正月二月三月。然後紀事。然後紀諸侯行事。示天下之事必統于王也。天下之地制歸于王。天下之事統歸于王。而强侯暴國猶能跋扈作亂者。未之有也。周之失天下者反此。故春秋具其文以告後也。（原註）其繫本國而書。如宋彭城。鄭虎牢之類。則各有義也。

春秋字訓辨案。辨。原本作解。是書前後篇目統名曰辨。此處不應獨異。今改從畫一。

如之外也。往彼也。來之內也。向我也。獻薦上也。呈也。初獻六羽。薦于廟也。來獻捷。呈于我也。錫上予下也。畀與也。非上非下也。告謁也。有所請也。告于廟。言謁廟也。告糴于齊。有所請也。不言求假者。貨財易之也。（原註）告亦求丐之意。糴言告者。非直求丐于彼。以財貨請之也。國語。文仲以璧圭玉磬如齊告糴。泛視之謂之觀。審觀之謂之視。（原註）視者。觀之審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語曰。視其

所以・觀其所由・由所從出・則有蹤迹・故觀之而已・所以測其意也・故曰視・揚子曰・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其所以言者・又其意之所指也・春秋于朔日視・諸侯朝廟視朔・然後聽其月之政・欲其審故也・于魚社曰觀・言其觀覽而已・

修舊之謂新・〔原註〕新延廐・言修葺其舊致新而已・無所增改故也・

創而爲之之謂所・〔原註〕作僖主・作丘甲之類・始創爲之也・新作南門之類・不獨修舊・又增大其制度・故曰新作・譏其僭也・

起而置之之謂立・〔原註〕苟錯于地謂之置・起而置之之謂立・煬宮武宮言立・二主之宮除去也已久・今再興建・不言作者・以非本無始正創爲之也・故皆曰立・觀其文・則知二宮既廢・今又起置也・如衞人立晉之類・晉本庶子・位卑下・衞人尊之・使在大位・是亦起而置之之意・故亦謂之立・傳曰・立者・不宜立也・謂非正嫡次當立者・故于魯則曰即位・即・就之也・言其次當立・今正就位云爾・內辭也・

以此爲始之謂初・〔原註〕如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則知所謂初者・後世遂用之・以此爲其始耳・

求覓也・

平交之稱也・

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原註〕經書求金求車之類・譏王室取下之非制也・邦畿則有經賦・列國則有常貢・非貢非賦而取焉・是無法也・故曰來求・言來覓而已・不以上下之辭稱之・譏在王室也・所以防後世之貪殘也・家語・季孫之宰曰・君使求假于田・孔子曰・君有取于臣・謂之取・有與于臣・謂之賜・臣有取于君・謂之假・與于君・謂之獻・季孫遂命其宰曰・自今君有取・不得言假・則知所謂求假・非上取下之辭・故曰譏在王室也・

乞卑下以求之也・

重其事也・

尊彼之辭也・〔原註〕乞亦求也・如乞盟乞師之類・皆以其事爲重・故自卑下以求之・自卑下之以尊彼・欲必得・故曰乞也・

假者借也・〔原註〕許田曰假・諱易地也・

有還之辭也・諸侯之地皆王者所封・而擅以與人・是謂無王而行・罪之大者・故遜其辭曰假・若曰借借之・將復還我焉・內辭也・

用直用也・

以者其意也・

意所使也・〔原註〕以者・用之意田・謂鄭伯致示勸意・在于假田・非謂用璧換田也・伐楚以救江・時楚人圍江・陽處父帥師伐楚・冀楚還師而救楚・而江圍卽解耳・是其意在于救江也・以楚師伐齊・謂我無師親臨・只使楚師伐之・是楚師伐齊・行我意耳・非其自欲也・如我自爲領帥・親臨行陣・則當曰用・如用牲用幣之類・我直用之而已・

得者偶得也・

獲者得之難也・〔原註〕麟言獲・狩而後得之也・諸侯言獲・戰敗然後得之也・如此之類・皆致力焉・故曰得之難也・寶玉大弓曰得者・若偶得之云耳・內辭也・

暨者及之難辭也・〔原註〕及者・以次及之・暨者・不得已而相及・難辭也・如宋公之弟辰暨仲佗出奔・觀其文・則知佗爲辰所強率・辰既以兄爲國惡・又強率其大臣以出・其心大矣・故書暨・用見其難・所以甚辰之惡而罪佗之不能守正也・于後又書宋公之弟辰及仲佗入于蕭以叛・則以辰首惡・次及仲佗耳・此一字難易之辨・而罪之輕重可見矣・

乃者而之難也・〔原註〕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遂如晉・至黃乃復・其廢若命一也・然書曰復・不言所至・于下書其奔・則知敖以姦君命也・遂書乃復言至黃・于下書卒・則知遂以疾然後返・非輒無故廢命者・其罪亦有間矣・日中而克葬・曰下昃乃克

葬。其葬不以制同。然至于日下昃乃成葬焉。幾于不能襄事。故曰乃克。則難之兼備又甚矣。公羊曰。而。難辭也。謂文句將斷處。則用而字飭而續之。亦可謂難辭也。乃難乎而。其說是也。

不者直不爲也弗者不之有故之辭非直不可爲也。〔原註〕晉人納捷菑于鄟。弗克納。非晉之力不能納。以諸侯辭捷非世子。故不成納也。公追齊師至酈。弗及者。非直不可及。畏不敢前。酈。齊地。公不能讓邊候。齊人來侵而不覺。既去而後追之。又深入其地。始悟。畏齊而不進。齊大國。使其兵衆未遠。若邊鄙有伏。能保其無危乎。故書至某弗及。所以譏公量敵之晚。而示後世行師之不可輕易也。若直不爲之。則曰不。不告月。不覘朔之類。是也。

壞而撤之曰毀。〔原註〕毀泉臺。言壞而撤去之也。壞音怪。夷其險阻曰墮。〔原註〕墮郕。墮費。謂摧毀其城塹險阻而平之也。牆垣曰築。〔原註〕築郕築邑之類。謂止爲其垣牆之衛而已耳。有壘土曰築。〔原註〕築臺之類。壘土爲之基也。王姬之館曰築者。古人爲居室皆用土。詩曰。築室百堵。王姬之館。不惟有居室之制。又在外則有垣牆之衛。故總以築言之也。築城乘也高廣可乘守也。〔原註〕凡城必高廣。又有埤堄以蔽守禦者。故曰城。言乘而可成守也。案經書城邢。城杞。城成周三者。則國與京師非只爲垣牆之衛而已。則知所謂城者。皆高廣可登守也。又襄公時城費。定公時。南蒯以費叛。于是墮費。蓋其險阻可恃。故姦臣據之而叛。若只垣牆。又何墮之哉。益知所謂城者。皆可登守也。左氏之說。固不足取。先儒駁之詳矣。

能勝之曰克上討下之辭也。〔原註〕納捷菑于鄟。弗克納。以我辭屈。不能勝彼。故不成納也。克段于鄢。能勝之也。子曰。我戰則克。易曰。大師克相遇。皆言能勝也。揚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還旋也始離彼也復則反也。〔原註〕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公至自齊。則知言還者。已離彼而未至國。不至而復。至河乃復。皆未至彼而便返此耳。還者旋意。同轉也。

殺戕刺弑皆殺也殘而殺之曰戕以法殺之曰刺。〔原註〕魯殺大夫曰刺。言用三刺之法。內辭也。積習而至曰弑弑下殺上之辭也。〔原註〕國語。下虐上曰弑。弑。猶殺也。言積習而爲之。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所由來者漸矣。夫爲君爲父。尊親莫甚焉。至于見殺。其積習久矣。故下殺上曰弑。抑欲爲君父者辨之于早可也。雖然是皆春秋之旨他經則泥矣。〔原註〕書曰。讓于稷契暨皐陶。及皐陶爾。無難意也。討云。弗躬弗親。刺王不躬親爾。非謂有故而不躬親也。故曰他經則泥矣。

王天子天王辨

王者大之稱自人而言之也。〔原註〕尚書緯曰。帝者天號。王者人稱。凡物于其類而大者人皆謂之王。〔原註〕鯤之大者曰王鱗。鱗之大者曰王鱗。

大父則曰王父。天子者。言繼天而爲子。至貴之稱。此王天子名實之辨。至于有諸侯之事。或稱天子。或稱王。則各有旨。案覲禮。諸侯至郊。稱王命以勞之。知其順命于王所。則稱天子賜之舍。戒之以率力乃事。自是皆稱天子以禮之。于其享。乃稱王撫玉。至其右祖。右立告聽事。則又稱天子賜之篋服命書。饗禮。推是論之。稱王者。以大臨諸侯也。稱天子者。以貴親諸侯也。（原註）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以大臨之者。威之也。以貴親之者。懷之也。威德行則人畏慕。人畏慕則姦宄不作。先王所以能御天下者。審于此。書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凡此所稱。乃其常也。其曰天王者。猶天之王。至大之稱。稱其至大。則其威之亦大矣。此其非常也。案禮。王崩告喪。臨諸侯。皆稱天王。周官司服。爲天王斬衰。春秋王崩亦書天王。蓋以大喪之際。嗣君之初。君道未著。人心未寧。正危疑之機。大姦之所伺。乃非常之時。于是大威武以防之。此先王制禮之意也。觀書康王卽位。公卿大臣皆執戎器。周官王喪車皆設戈戟。其嚴衞警守防禦如此。則其張皇威武。臨制天下。從可知矣。與夫臨諸侯。乃巡守。大明黜陟。于是有奪爵者。有削地者。甚則誅其君。滅其社稷。抑非常時。則其尙威武。又可知矣。

春秋統辨

守道之經而不觀時之會通者。未足與議道。執義之常而不度于事之機變者。未足與言義。之二者。有失也。君子于此。貴乎觀時會通。而不拘于道之經。度事機變。而不牽于義之常。故能因時乘理。裁宜通變。以

濟當世。自非其深足以通天下之權。孰能與此者。（原附註）自之二者至于此六十四言。先生後刪去。此其說吾于春秋見之矣方天下之政。王者之事。諸侯無小大皆專而行之。僭亂甚矣。王綱既絕。華夏浸微。夷蠻張橫。恣取攫噬。天下亂又甚矣。而齊桓晉文。爲盟爲會。于戰于伐。使威信復伸于列后。內則同獎王室。外則同捍四夷。文武之祚。振起于廢墜之辰。衣冠之俗。脫血于虎狼之口。可不謂彼善於此者歟。嗚呼。前此有拒王命者。有怒王而取其禾者。有列陳與王戰者。顧諸侯于王室何如哉。魯衞望風畏楚。俛首交好陳鄭曹蔡之君。奔走不暇。顧中國于四夷何如哉。故仲尼于二霸之事。猶微文以錄之。自諸侯失權。而大夫專國命。亂亦甚矣。然亦猶有可見者。是故圍彭城則爲君討叛臣。城虎牢則捍楚安諸侯。城杞有保弱之功。城成周有尊王之義。凡此猶可言也。若澶淵之會。諸大夫卒不歸宋財。以彼視此。不曰猶可言歟。（原註）澶淵之會。諸大夫稱人。而虎牢之類。大夫皆書姓名。則澶淵之爲貶可知矣。當從左氏之說。或云皆微者。非也。豈此一國役諸國皆使微者。高子來盟。魯君之位定。華孫來盟。而宋魯之好通。屈完來盟。而夷夏之兵息。比當時獻璧馬之計以掩襲人國。有如荀息者。瀆齊盟。食話言。而奸時疲民。以猾諸夏。有如子反者。若殺使者。執行人。以搆釁招禍者。不猶愈乎。趙鞅之納蒯聵。比趙盾之納捷菑。則有間矣。諸侯而廢置諸侯。不可也。況大夫乎。然趙鞅之納。正也。故蒯聵稱世子。而鞅無貶文。趙盾之納。不正也。故捷菑不稱世子。盾貶書人。是則鞅之舉爲猶可道。盾之役爲甚可惡也。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與幸災而伐人之喪者有間矣。大夫貪權怙恃。冒居寵利。至傾家亦族。相繼于時。若子哀不義宋公而去之。豈非春秋之知

幾者歟。公子據邑皆叛。與夫反國篡位。天屬自相濺血。亂虐被其黎元者。相望于世。若紀季知國必亡。以鄙入齊。圖存宗祀。不惟善于叛者。可謂春秋之微子也。（原註）孔叢子曰。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許叔以國無主。入踐其位。不折一矢。不頓一刃。再興宗祀。克復舊物。不惟善于篡者。可謂春秋之少康也。王室不可赴愬。方伯連帥之職不修。天下力大者敗。兵强者殺。小邦弱侯。倔强大國之間。竟與人民社稷俱滅。比比而是。若紀侯以齊見侵。勢不能抗。委宗祀于季。杖策而去國。可謂不以所養者害人。亦僅乎太王之舉也。驪姬禍晉。夏姬破陳。文姜、哀姜之亂魯。杞姬、蕩姬、鄫姬輩。或來朝其子。或來求婦。無父母而歸。無媒聘而行。其宣淫恣放。踰檢亂常。遝遝如此。天下之婦道喪矣。如紀叔姬、宋共姬之守節義。雖采蘩之夫人。江漢之游女。固無以加。況春秋之時乎。卿大夫之弑其君者。比肩接武。則天下之臣道喪矣。如孔父、仇牧、荀息之死節于君者。固不容多數。可不謂忠乎。魯桓之弑隱。叔段之謀鄭。宋辰之據蕭以叛。蔡昭之賊其世子。是爲弟之道缺矣。而叔肸非宣公之簒逆。終身不仕其朝。以兄弟無絕理。雖非之不去。言其情。足以明親親。論其風。足以愧殘賊。豈惟取貴于春秋。抑可勖後世之爲弟者矣。商臣、蔡般之弑父。是爲子之道缺矣。而申生不肯傷首獻之意。寧受驪姬之誣以死。雖陷父于不義。然非志于仁者能之乎。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故書曰世子。亦未失子道。所以勖天下之爲人子者矣。（原註）凡見殺稱大夫。明其未失大夫之道。殺無罪也。如有罪可殺。則去大夫之號。殺良霄是也。見殺稱弟。明其未失弟道。若有罪可殺。則去其弟之號。鄭段是也。申生稱世子。明其未失子道。以甚晉侯之惡。宋涇之見殺稱世子。其義同也。凡此皆聖人猶有取焉。皆善之也。傳曰。春秋變周。

非變魯也。通天下之變也。說者曰。春秋無褒。錄諸侯大夫之僭亂。皆罪之也。或曰實褒。二者皆過論也。考桓文之興。異乎殷湯周文之德由百里而起之也。地皆埒于王畿。兵皆衆于王師。而假尊周之名。脅制羣后。令孚禁止。威加海內。邦君朝貢。莫或敢後。雖無吞周之志。而勢已疑于王矣。其後大國力攻。迭爭强雄。至于嬴氏。竟以詐力兼天下。夫有桓文之志。則爲霸。無桓文之志。則如賊爲篡。勢必然也。故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蓋有見于此。自政逮大夫之初也。存弱護寡。功繼于霸。及其末。則晉裂于三卿。齊併于田氏。魯殘于季孫。易曰。陰疑于陽。必戰。大夫疑于君者。必至于奪國。諸侯疑于王者。必至于奪天下。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其曰實褒者。不爲過歟。然天下之行皆不善矣。有近善者焉。吾無以進之。則貪惡者獲肆矣。天下之事皆不正矣。有近正者焉。吾無以進之。則敗常者獲逞矣。烏能撥亂而反之正哉。其曰無褒者。不爲過歟。若曰舉錄而罪之。是又不聞仲尼爲司寇。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則捨之。季孫聞而不說。子曰。不教民而殺之。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犴獄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謂春秋所書皆著其罪。是三軍大敗而斬。犴獄不治而刑。不教民而殺之。乃季孫之聽訟耳。烏得爲孔子。如曰罪不在民。推是以稽仲尼之心。諸侯爭霸。由天子之失道。罪不在諸侯。大夫專政。由諸侯失道。罪不在大夫。從可知矣。且春秋經世大訓。果無輕重予奪于其間。而一其責。乃討罪之策書爾。何得六于五經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余竊曰。春秋無正褒。而所謂褒者。特其彼

善於此者。一時之事。聖人扶衰救世之權也。知此。始可與言春秋矣。嗚呼。大夫之事。春秋無正褒矣。非惟無正褒專政之初。嘗貶之矣。以是訓天下後世。齊晉猶終以大夫之擅權喪其國。況實褒之乎。齊桓晉文無正褒矣。以是防天下後世猶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若曹瞞司馬之徒。終于盜神器者。況實褒之乎。

春秋同號同辭辨

〔原註〕此說惟春秋可通。故爲之辨。

楚子、吳子。黜其僭也。〔原註〕吳楚稱王。蠻子、潞子。則非僭之謂也。高子、季子。賢之也。劉子、單子。則非賢之之謂也。王之元士以下稱人。列國微者亦曰人。貶諸侯曰人。許夷狄而進之亦曰人。或予或否。而同曰子曰人。所謂賤貴不嫌同號。有如此者。同號、指人而言也。祭伯來。不書使。惡人臣之私交也。〔原註〕不言使某。高子、屈完來盟。不言使。則予之矣。齊侯葬紀伯姬。所以惡齊而譏魯也。穆姬、共姬書葬。則賢之矣。凡聘著列國私交而不能勤王述職也。而楚椒吳札來聘。則善之矣。歸、善辭也。而楚比、鄭突書歸。非善辭也。入、惡辭也。而天王、許叔書入。又非惡也。所謂美惡不嫌同辭。有如此者。同辭主事而言也。

書滅辨上

春秋書滅者。國覆而祀絕也。凡直書滅者。罪其來滅者。不罪其見滅者。言其力屈而死故也。凡書滅又書其有奔者。兩罪之。隨敵人歸者亦然。皆責其不死社稷也。若自致可滅之道。則異其文。梁亡不書其主。是也。〔原註〕有書滅不書其主者。夏滅項是也。于諱辨。陳滅陳又書陳。先儒說亦通。此不辨。用知書滅者。見其不當滅。案司馬九伐之法。內外亂。鳥獸行。

則滅之。春秋國滅者。罪皆不及是。而當時遺民舊俗。未忘故國。故仲尼欲興滅國。繼絕世者。酌當時天下之心也。傳曰滅曰亡國之著辭。以此或曰。春秋既責君不能死社稷。而紀侯去國。反不加罪。又春秋之亂。正以夷狄暴亂。若諸侯有能覆而絕之。與其種類自相滅亡。乃中國之福。亦豈是不當滅。聖人亦欲其興也。既曰自取滅者異其文。而胡子沈子書其自滅何也。若曰滅者皆覆國絕祀。則胡沈僖許再見于經。非實絕者。而四國皆言其滅何也。曰。春秋之爲書。通堯舜之道。故有責其徇節死義者。有予其不以物喪己而志于仁。非拘拘于一王之法必死者爲賢能也。經凡書子書男者。皆繫于五等侯國。（原註）附庸未王命者只書字。先王所爵命也。受先王之爵命。有民人社稷之責。祖宗世守。以至于己。一旦不顧承藉任大而輒委之。豈爲人臣子之義。使有國舉如是。則王者天下將誰與守。故春秋書國滅君奔者。罪其不死社稷也。（原註）敵人以歸者同義。此之謂徇節死義。責其徇節死義者。所以勖後世之爲臣子者知所守也。古之聖人。洗心于道。存亡得喪。融爲一致。雖擔崇高大寶。天下尊榮。苟得其傳。視棄如脫。敝蹝者。堯舜是也。後世以社稷爲重。惟慮或失。殺親屏族。謂之大義。下及春秋之時。奪國篡位。骨肉自相剸刃。使生靈膏鼎塗鑊郊野。比比而是。至有父子稱兵。如衞輒、蒯聵。曲士肆辯。猶曰有義。是豈復知有堯舜之心哉。惟紀侯自計國弱。不足以救亡。而時無賢方伯可以控告。不忍與臣民宗族俱斃。俾季以酅入于齊。存其宗社。于是杖策而去之。是亦知有貴于物者矣。方之堯舜之舉。雖不啻大明之嵩炬。于春秋亦可謂幾于道矣。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

者。不反之辭。善之也。（原註）不言齊滅。宗祀猶存于酅。言大去者。決去不反。是去之大也。決去不反。則棄國矣。而紀侯不名。則知其善之者信矣。此所謂不以物喪己而志于仁。予其不以物喪己而志于仁者。通堯舜之道。杜萬萬世之爭端也。昔滕文公困于大國之間。問計于孟子。孟子對以太王去邠。又曰。効死不去。請度於斯二者。孟子學孔子。夫豈無決然之策。首鼠兩端。抑通陳帝王之道。（原註）帝堯舜也。夫天無不覆也。地無不載也。帝王之德配天地。仁民愛物。無華夷之限。篤近以及遠。爾詎屑屑然務殘夷以肥華夏哉。雅之六月、采芑、江漢、常武。皆美周宣中興之詩。于玁狁則曰伐。于蠻夷則曰征而止。未聞以滅之爲是也。高宗之于鬼方。虞舜之于有苗。亦曰征曰伐而止。未聞以滅爲是也。詩序不云乎。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使小雅之政興。則無交侵之禍。故春秋不專罪夷狄之暴。冀君子之端其本也。夫五等侯國。皆有軍制。衆寡雖殊。（原註）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各足以禦衞。若師有出者。有守者。外或敗北。內足以存。縱敗而不亡。此經國之大典也。若軍竭國衆。徇于危亡之事。或一敗塗地。知社稷存者幾希矣。故戊辰之役。書胡子髡沈子逞滅者。罪其禍國。從人于死地也。二國宗祀未絕。而皆書自滅者。所以警于世也。（原註）胡沈二國。再見于經。故知未絕。而書自滅者。是自滅之道也。二國不亡。所謂幸。君子不言幸。故書滅。冀後世睹此而知用兵之節也。二侯書名若卒。當名亦自有辨。○案。胡沈二國。原本作胡沈二月。今改正。案經襄六年。莒人滅鄫。昭四年。案。取鄫係昭公四年。原本脫昭字。今增入。又書取鄫。（原註）相去幾三十年。用見前此鄫之復存也。定公六年。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哀元年。又書許男圍蔡。案。圍蔡。原本作圍頓。經。哀公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則頓字爲訛。今改正。用見許之復存也。夫鄫許二國既滅而再見。是必莒鄭悔禍而反二國之君。而聖筆不書其事者。不予

列侯得專廢置也。不予列侯得專廢置者。一天下威福之柄于王也。（原註）能威之。威亦大矣。又再建立之。此之謂作福王事也。夫有天下者。威福在手。然後能用天下。有一國者。威福在手。然後能用一國。周室終于失天下。由威福之柄下移于諸侯也。諸侯終于失國。由威福之柄下移于大夫也。故春秋凡大義有害于王者。皆不直書而微見旨焉。作後王之鑑也。（原註）僖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經亦不書其事。只書取須句。罪之也。亦以其義害于王。所謂春秋貴義。正如此類。楚王復陳蔡二國。亦不直書。只以陳侯蔡侯自反國爲文。義亦如此。然春秋有直書以著其罪。有貶之以甚其惡者。案齊于莊公十年滅譚。稱師。十三年滅遂。稱人。晉侯于宣十五年滅赤狄潞氏。稱師。十六年滅赤狄甲氏。案。宣公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原本誤仕甲人。今改正。稱人。二侯在位三年間再滅人國。惡可知矣。故初皆稱師。所謂直書以著其罪也。皆稱人。所謂貶之以甚其惡也。（原註）春秋之貶。皆于其甚者。齊晉大國。滅人之國。亦不用衆。而書人者。則知其貶也。春秋之辭。有微者稱人。師少者稱人。此二役有必非師少與微者。又春秋自文公以前。政在諸侯。凡滅人之國。書師書人者。專罪諸侯也。（原註）猶曰某國人某國事在諸侯文公而下。則政在大夫。凡滅人之國。出于君志。則書其君。（原註）曰師曰人。君之志也。出于臣意。則書其臣。（原註）書某帥師。自襄六年書莒人滅鄫之後。君書君。臣書臣。更無書人書師者。用見大夫張而擅權也。春秋終于列侯失國。由大夫之張也。故聖人兩書之。示世利器不可分于人也。是故滅一也。書不同如此者。聖人之微旨也。

書滅辨下

啖氏以爲凡書見滅者皆罪之。何待聖人不宏也。案當時見滅者皆小侯弱國。雖或政亂失民。以先王之

道格之。未在可滅之典。（原註）周官曰。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言行如鳥獸。內外交亂。則人道絕矣。故滅之。因其敗倫而自絕故也。非是則不滅。況春秋以帝王之道經世。豈輕絕人之後哉。又曰。國滅君奔者不名。既書其滅。罪自彰矣。隨敵人歸者書名。罪重于奔者。既責其不死社稷。又無興復之志。位必絕也。奔者不名。位或未絕也。（原註）奔者。以歸者。俱是不爲社稷死。罪等爾。如何更爲輕重。且小侯既爲大國所虜執。則族屬隨之。何緣而圖興復。聖人罪人豈如是不恕哉。斯亦不考于經之誤也。蓋時無明王。強侯吞滅小國。以自封殖。據當時奔執者豈有罪哉。聖人之責之者。示後世之法也。知此。始可與言春秋矣。案定六年。案經。定公六年。鄭游速滅許。原本定字誤作鄭。今改正。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哀元年。書許男圍蔡。如此。則以歸書名者。豈是位必絕哉。經書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如此。則國滅君奔者。豈盡不書名哉。夫遠侯小國。盟會或未預。朝聘或未通。蓋有不知其名者。不可爲例也。（原註）如諸侯卒亦有不名。或問。禮諸侯滅同姓。則名之。經書衞侯燬滅邢。是也。然晉滅虢滅虞。齊之滅杞。楚之滅夔。皆同姓也。不書名何。曰。記禮者約春秋爲之說。非實先王之典也。以傳考之。晉滅虞而修其祀。紀侯去國。宗社猶存于酅。故經書紀叔姬歸于酅。待之猶國也。（原註）若酅既爲齊邑。則魯女豈歸于人之邑。足知尙爲而庸。是二國皆不書滅。宗社未絕故也。春秋之時。滅人之國。惟二侯猶有先王之義。故得不坐滅國之罪。猶皆可以爲善。（原註）案齊侯入紀。葬伯姬。亦宜書無貶文。比之於他無故絕人之宗祀者。此猶可通也。春秋凡書滅者。皆不當滅。而來滅者。罪自顯著。在其同姓。則知其惡又甚。亦不待書名。然後辨。故比之楚子滅夔。不書。

春秋辨疑校勘記

序

紹興七年春。天子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宸心惕然。懼無以弭天災。（春下脫天子至天災廿一字。）博極春秋。書以妄言不可與金虜和議。（妄言下脫此七字。）

春秋辨疑綱目（元本序後有綱目。）

卷之一

春秋非魯史舊章辨　門曾侵伐辨

兄弟總辨　弑殺辨

遷國辨

卷之二

卽位辨　書歸辨

書入辨　歸入後辨

同盟辨　後說

卷之三
書取辨　侵伐辨
外夫人書葬辨
卷之四
楚子敗績辨　公孫會出奔辨
戰辨上　戰辨下
戰敗雜辨　言伐言圍辨
輸平辨
卷之五
及會不出內名辨　有蜚辨
不書弑君之賊辨
卷之六
書至辨　石鷁辨
卷之七

諱辨　遂事辨
春秋不書辨　邾儀父辨
敗績辨
卷之八
用致夫用郊辨　大雩辨
大夫伐沈救鄭辨　夫人書至辨
葬稱我君辨　不書來辨
子哀辨　地名不繫所屬之國辨
卷之九
春秋字訓辨　王天子天王辨
春秋統辨
卷之十
春秋同號同辭辨
書滅辨下　書滅辨上

春秋辨疑綱目學

春秋辨疑卷之一聚珍本卷一

三楚隱士　子荆　蕭楚著

臨江後學性善周自得校正

春秋魯史舊章辨　先諸侯而黜王大人夫。注名氏字不登于春秋。注則犢直書之。是仲尼述直寫魯史爾。孔氏子卒。

盟會侵伐統辨　注司馬法亦云天子會諸侯九伐之法也。小注誤正文。雖強伯脫伯字。侯迭興。注不與予大夫。注不與予得專也。然則聖人不與予臣下得專盟與脫專盟與三字。專兵者。

兄弟總辨　注則陳侯之弟昭招以地邑叛。

弑殺辨　注蔡侯三家。作弑下脫此四字。注殞于賤微誤微賤。之手。弑其于衆者也。注稱國以辭弑者。注不與予專殺者。不當可殺也。絕其君臣之稱。之稱下脫此六字。此蓋脫蓋字。餘黨耳。

遷國辨　苟擇地下衍利字。圖保其脫其字。社稷耳。亦皆作非得已者。而不恕之言責以道也。

春秋辨疑卷之二聚珍本卷一

即位辨　注于其中使後稱改元。正即位之禮不誤不禮。俟于元年矣。高下衍厚字。傅牙爲太子。于魯

哀。脫哀字。殺適下衍而字。立庶。逐適嫡而立弟。不考攻而自破矣。而自目卽之也。注案康誥康誤書序稱康王。稱康王三字衍。既尸天子位。脫位字。

書歸辨　不與予楚滅二國。又而且名之。蓋不與予諸侯得廢置。有奉舉焉爾。以其擅一國下衍威福二字。之威脫威字。柄也。苟惟脫惟字。威福。仲尼從而書下衍之字。曰。而後復歸。豈可得謂之善辭。

書入辨　而簒國脫國字。也歟。是不與予受之也。不與予魯之受鄭地也。

歸入後辨　而脫而字。聖筆皆以自奔爲文何也。欲君子之脫之字。反其本也。入歸者。出入惡。歸者。出入脫惡至入五字。無惡。固因以罪之矣。非直國人脫人字。之願。

同盟辨　注銓曰。案注十一脫一字。年。旋復畔叛去。注晉大夫不盟。名

後說　所以與予其歸中國。則中國競競脫一競字。

春秋辨疑卷之三　聚珍本卷一至書取辨止

書取辨　有因其危微弱。或皆因其危微弱無備。圍而後取之。可謂脫取至謂四字。取易乎。注則當書敗某其師爾。

侵伐辨　夫有言再誤再言。圍者。注益知所諸謂侵者。蔡潰者而又脫者而又三字。遂伐楚。始正脫正字。有鍾鼓。下衍邪字。而以此質之。蔡畔叛中國久矣。則列國又豈肯舉衆以從之乎。注救中國之功已

至。著　率多誤多率。拘泥傳記。注而失先王所以脫以字。征之義。

外夫人書葬辨　所謂文起於脫於字。此。亦不下十五脫五字。六。其姬以災火卒。況于春秋之時。下衍乎字。

。易有脫有字。過涉滅頂。

春秋辨疑卷之四聚珍本卷二

楚子敗績辨　不末失霸主之政。

公孫會出奔辨　何詎遽不能自措于無難之地。皆有爲微旨也。若夫本無罪惡。脫惡字。

戰辨上　注哀二年于鍼。鐵十二一年。不與予臣下有師衆。惠王有下衍以字。致之。貶齊侯。脫侯字。

然嘉脫嘉字。好下衍會字。之事。

戰辨下　春秋書內與下衍夫字。外戰凡七。不言及脫及字。者一。宋之戰不出主名何曰。我與鄭无故與兵加于宋。故不出主名。觀其文若魯鄭自戰然。所以甚二國之毒衆也。所以甚三國之毒衆也下脫此。注不與公與脫與字。大夫。其禍下衍福字。不止繫君大夫而已。

戰敗雜辨　晉脫晉字。文所以攘夷狄。此脫一此字。二役特異文以書之。愚脫愚字。于此。見聖下衍人字。防世之慮深矣。

言伐言圍辨　進退修教。曰脫曰字。猶有可道者。三僖十六年。伐鄭。圍新城。以而尊天子。同楚與

國以禦四夷。

書至辨　則書公（脫公字。）至者。未嘗書至。（衍至字。）注聞季孫子取卞。（脫子字。）或與（予下衍之字。）也。不與（予字。）晉侯之專。以（而脫字。）安中國。而（脫而字。）晉（諸字。）侯無桓文之資。鄭自桓文死後。（脫後字。）與（予字。）其會之也。此則不與（予字。）列國同力而圍齊也。至自圍許時。（特字。）則不與（予字。）列國圍齊。又成十七（六字。）年。不與（予字。）其圍也。此不與（予字。）晉侯盟公于長樗也。不與（予字。）之也。則成十三（六字。）年。左氏之（脫之字。）說。

石鷁辨　注非書其親剸（剸字。）刃者。（注不能守節而變。（脫變字。））攘夷狄而（脫而字。）封之。書（下衍序字。）曰。隕石于宋五。（句。五下脫句字。）則是其有（誤有其。）旨矣。而難之辭。（誤之難。）所謂一字先後不妄。（下衍下字。）有如此。致（脫致字。）其書災異事。注欲然不見其（脫其字。）壞。獨桓三（八字。）年。注螓生雖在冬時。不傷禾稼。然而害于蔬者。民之食也。傳曰。蔬不熟謂之饉。故春秋誌之。亦憂民也。說者皆云。螓生。幸其不爲災。非也。不爲災。則春秋不書。（誤作正文。）然後知其石見其（脫其字。）數。故（脫故字。）並數誌之。書月（日字。）星之變。或（成字。）誦。不及獲（衍獲字。）麟。若曰。（脫曰字。）盍以（脫以字。）誌。則謂爲（得字。）魯史止于獲麟者。不應於（脫於字。）史獨遺。偕（借字。）此而誣聖經。

春秋辨疑卷之七（聚珍本卷三）

諱辨　注則害（割字。）義。則（脫則字。）齊桓晉文。滅項（脫項字。）者齊也。此晉侯（脫侯字。）之不正也。然（脫一字。）然者

不斥言也。欲後之人覩聖人于此。有不脫不字。可斥言者。非爲定其恥與疾。病爲賢者下衍諱字。過。非以脫以字。其賢也。則齊項之實。脫則字。如上既列諸侯盟下衍于字。踐土。下衍次書陳侯如會六字。又下衍上既列二字。諸侯會于溫。次書天王狩。下衍于河陽三字。次書公朝下衍于字。王。下衍所字。故春秋所書脫書字。諱。先儒以爲脫爲字。爲賢者共脫共字。諱。下衍攻字。三傳之妄。

遂事辨　有與予其適變事者。與予其適變事者。而招後悔者。脫者字。

春秋不書辨　案珍本誤不書諸侯恩惠辨。而未足以得人。脫而未字。得人脫得人字。者。以衆濟齊衆。未嘗得偶與予臣下得私恩惠之福。不與予有國者。示不與予邦君。春秋作脫作字。征伐自諸侯出。雖强於如秦。猶足以下衍自字。存。此脫此字。先王獨立于天下。存三二亡國。至脫至字。于春秋。尙何以下衍爲字。王。諸侯儒至此。注已見脫見字。滅于狄。注楚平之復。封注則書天王狩之之脫一之字。類。

邾儀父辨　所以異乎五等之脫之字。諸侯也。朝覲不籍于周。國天子書。命注首與予齊桓北杏之會。注又從齊宋用同兵。盟雖脫雖字。皆附庸。

敗績辨　績者脫績者字。積也。

用致夫人用郊辨　使之與預祭。始令與預祭。故書致。至本不得與預祭。亦非譏其祭也。于是祈農事脫事字。而已。

春秋辨疑卷之八聚珍本卷三・至葬稱我君辨止・

大雩辨　庸用見文公不能防閑夫人。庸用見桓公簒逆當絕也。庸用見其僭天子也。

大夫伐沈救鄭辨　其禍兆基脫基字・于伐沈救鄭。得特一貶耳。庸用見權在諸侯也。聖筆不與予之者。

夫人書致辨　不與予齊侯送于讙也。則春秋之譏明矣。衍矣字・抑非所以妥安神靈。

葬稱我君辨　亦不自我。下衍而字・譏其非禮違正下衍正字・者。

不書來辨　陷王而于不正。案傳。下衍文字・其脫其字・子惠叔繼立。主其後敖來。未卞下人以告。

時哀公伐邾。以邾子益來。邾子、齊甥。爲是取讙及闡。公懼。歸邾子于邾。齊人乃令讙闡歸于我。亦非專使來也。正文・誤作小注・擅與予奪人之地。

子哀辨　蔡公子履。複此繼對父之稱也。注案傳。使聖人以桓下衍公字・弒兄竊國。則知其與予也。

地名不繫所屬之國辨　然後能脫能字・制華夏于治平。注或王正月二月三月然後紀事。誤作正文・然後紀諸侯行事者。脫者字・

春秋辨疑卷之九聚珍本卷四

春秋字訓解辨如之外。下衍也字。注觀其所由。下衍由所從出句。注自卑下。下衍之字。以尊。注垣牆誤牆。垣。曰築。注公至自晉。齊弑殺戕刺殺。弑積習而至曰殺。弑王天子天王辨撫其脫其字。王。玉威德並脫並字。行。亦敬脫敬字。識其下衍有字。不享。注。觀禮乃諸侯來朝其臣。可知尚有稱王稱天子之異以賤之。況巡守乃王者自臨下國。大明賞罰。其稱號亦當有天王天子之異。周之典禮雖闕。從可知矣。推是論之。稱天王者。大威武以臨天下之時。故曰非常也。或曰春秋書天王不止崩。又書王。書天子。何也。曰春秋作。王者威權喪矣。大政大法。諸侯擅而行之。怙强恃衆。迭相吞據。終之陪臣制國。而裔夷暴華夏。民各徇主。不知有王。王室趑亡。不絕如線。是本末大弱之世。名分大亂之時。非夫剛健大過之材。若九二焉。不足以震其弱。非毒衆窮討之役。若高宗焉。不足以戡其禍亂。故仲尼於春秋。凡事有出於王。爲之者。皆書天王。錫命。求車。歸賵。來聘。歸舍且賵。會葬之類。皆稱天王使來。如王崩。王狩。殺其弟。居于某。入于某。止皆書天王。言於斯時。王之所爲。當大威武。不可徇常道。此特筆以明其義。冀後興王之知變也。家語。晉文公召天子。使使諸侯朝。今春秋書天王。則知皆仲尼之筆。是時。吳楚之君。皆鴟峙虎踞。舉號稱王。諸戎衆狄。荐居華夏。如此文辭之告。猶可治之也歟。伯侯暴國。迭相傾噬。伯子之存。不能十數。如此。責讓之令。猶可治之也歟。故曰。苟有用我者。吾其爲東乎。周僅存禮文。而周已非撥亂反正之道故也。夫禮者。所以杜亂於未萌。亂既作矣。禮典不能治。譬之養生之法。所以去病於未有。病既作矣。養生之書不能治。治之者在藥石也。先王經世。文武並用。相爲先後。唯其時耳。在平治。則綏之以文。濟之以武。丁衰弱。則與之以武。濟之以文。文以濟武。武以濟文。

不易之道也。是以處顯比則行三驅之禮。期既濟則動三年之伐。不然。以守文之道待衰弱。是以八珍攻惡疾。欲其瘳也難矣。以戡禍亂之權制平治。是以五毒養膚體。欲其无憊也亦難矣。書曰。强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此其義也。若事非王爲。若從諸侯之稱。只書王者。禮之常。无事筆削於其間也。若朝王・從王・王師・王人・王姬・王室・王后・舉稱王者・非自爲也・及葬只舉謚號・亦不書天王者・按周禮・王喪車至・卒哭・小祥・漸去兵衛・言君道漸衰・人心已甯・无嫉武備故也・故春秋葬亦只舉謚號・不言天矣・ 其曰天子者。所謂至貴以親諸侯之稱。按春秋書來錫命三。皆譏濫賞。不能錫命諸侯。此周室所以浸微也。然就其二者之中論之。成公在位八年。簡王錫命始及。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成公雖无德效。以歲校之。如歷三考矣。比之桓公弑兄篡國。莊王不能討。死又加命。文公初載。襄王來錫者。有間矣。故書曰天子。凡錫予稱天子者。禮也。以其猶可言也。記是以著非也。莊王不稱天王者。以其寵錫逆賊之人。不足以至大稱。故去天王以重其譏。重莊王之譏。則魯桓之罪著矣。聖人作春秋。右武而後文。詰惡而優善。衰世之術也。故事有彼善於此則予之。而大奸大惡不使得遁。雖魯桓弑逆。不可直筆。抑委曲以彰之。是故隱公之薨不地。見隱之終非正也。桓公元年卽位。見桓之繼非正也。子同生不言世子。見桓公當絕。不得世也。諸侯朝桓皆貶之。見桓當諸不可朝也。至王來錫命。則又重其譏如此者。不使賊逆之人得幸免。此所謂詰惡也。左氏曰、微而顯也。春秋大逆。外始于州吁。內始于魯桓。故聖人彰惡如此。意謂世之大亂。則從惡者衆。向善者鮮。小善吾不與之。則是賞不足以有勸。大奸大惡不得而誅。則是罰不足以有懲。賞罰不行。而能興衰撥

亂者未之有也。此春秋之義也。衰世之術也。先儒曰。天王、天子、王、通稱也。時之儒者又曰。詩書易只稱王者。天下所歸往也。春秋書天王者。天下所不歸往。其所以王者、天也。故仲尼書曰天王。禮言天王者。妄據春秋爲說也。周官書王者三百有奇。未嘗言天王。言爲天王斬衰者誤也。是皆臆說。先王典禮雖壞。可考見者。已如前所陳。其義不可誣也。若以春秋始書天王。則當一一書之。何朝王、從王、不言天也。從王伐鄭。王室、王月、王師之類、不言天也。或又曰。是時吳楚稱王。故仲尼書天王以別之。按春秋書吳楚僭止于子。未嘗稱王。亦不待書周爲天以別之。則其妄信臆說又可見。皆不足據也。聚珍本。則其尙威武又可知矣下缺。今補。

春秋統辨　而取其和禾者。有列戰陳與王戰者。予自諸侯失權。注或者云。而宋魯之好適。通天子下抑可勖後世之爲人脫人字。弟者矣。商臣蔡止般之弒父。言亦未失子道。非變周魯也。是又不聞仲尼爲魯脫魯字。司寇。

春秋辨疑卷之十聚珍本卷四

春秋同號同辭辨　則脫則字。劉子單子下衍則字。非賢之之謂也。或與予或否。高子屈完來來盟。書滅辨上　庸用知書滅者。則胡沈鄫沈。許骨肉自相剸剸刃。庸脫庸字。詎屑屑然。亦曰征曰伐而止爾。脫爾字。昭衍昭字。四年。又書許男圍頓。蔡庸用見許之復存也。晉侯于文宣十五年。滅赤狄甲人。氏注稱人者。脫者字。庸用見大夫張而擅權也。

書滅辨下注因其敗績倫而自絕。案鄭定六年。則下衍以字。歸書名者。盟會或未與。予注亦不有誤有不。名。注亦直宜書無貶文。注此猶可道通也。故下衍比之二字。名惡自可知矣。衞侯滅邢書名者。抑自有旨是時。天王播遷于鄭。纔未浹時。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居鄭。次年正月。衞侯滅邢。衞燬不顧天王在鄭。敢行稱兵滅人之國。九王甚矣。不臣之心。莫大于此。故聖筆特書其名。深罪之也。非謂滅同姓也。春秋有文起于此而義在于彼。此之謂也。若夫管滅虢。見于傳記。諸子之書。獨聖經不載。只書滅下陽。說者謂下陽、虢邑。宗廟在焉。下陽滅。則虢隨之。竊謂義未安。夫虢、國名也。祀絕。則國亡矣。當書國名。若只書邑。烏知其爲虢國也。言國可以兼邑。言邑則不見國。春秋之辭雖簡。皆足以辨事實。不如是之昧。如宋彭城、鄭虎牢、皆繫本國而言。故知二邑之屬二國。未有只書邑名可知其爲其國也。又聖人筆削雖有所諱避。必使可見。非終沒其實也。如魯僭天子。經只書大雩。此所謂諱避。不斥言也。唯於昭公卅五年書上辛大雩。凡雩未嘗書某日。獨于此書上辛者。魯郊天用辛。則知其僭帝矣。此之謂必使有見。非終沒其實也。推尋經文。无見滅虢之□疑下陽屬虢。爲附庸。如鄫之屬齊。自有宗廟。故經文書滅。祀絕故也。先儒或云。虢亡由虞公貪賂。不顧鄰援輔車之勢。故聖人不書管滅虢。專罪虞也。而按經文。亦无虞滅虢處。斯義未安。姑以俟後賢。不然。春秋□文也。

王雲五主編

讀書集成初編

春秋辨疑

附校勘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蕭楚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平

六八七二上